



西藏通訊

總第86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一年七月至八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

TIBET BULLETIN 2011



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宣誓就職典禮

བོད་རྒྱལ་ལོ་ ༡༩༩༩ རབ་བྱུང་རི་གནས་ལྷན་ཁག་ཡོས་ཁྱུ་སྟོན་ལྷ་རྩ་རམ་ས་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七、八月號(總第86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 | | | | |
|----|-----------------------|----|----------------------|
| 1 | 達賴喇嘛尊者在新任噶倫赤巴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 16 | 達賴喇嘛:永不會忘記中國境內的佛教徒 |
| 2 | 新任噶倫赤巴在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 17 | 第14世達賴喇嘛 |
| 4 | 白宮就奧巴馬總統會見達賴喇嘛發表聲明 | |史東 |
| 5 | 楊建利博士在噶倫赤巴就職慶典上的演講 | 17 | 致西藏新任噶倫赤巴的賀信 |
| 6 | 美國之音記者專訪達賴喇嘛尊者 | 18 | 請關注: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 |
| 8 | 臺灣“正覺”怎麼不愛講正理? | 19 | 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建設與中國民主化 |
| | 慧覺 | | 曾建元 |
| 9 | 中共在達賴喇嘛誕辰日嚴厲管控拉薩 | 23 | 達賴喇嘛感召,美國人以佛法面對911 |
| 9 | 台灣國際藏傳法脈總會成立 | 23 | 簡訊 |
| 10 | 唯色評說西藏 (六則) | 24 | 我們與達賴喇嘛同在 |
| 13 | 達賴喇嘛接受「德雷沙修女國際關愛獎」 | |陳維健 |
| 14 |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壞性使命 | 25 | 德國之聲記者秦戈拉薩見聞錄(1,2,3) |
| | 茉莉 | 28 | 隆重舉行新首席噶倫宣誓就職典禮 |
| 15 | 達賴喇嘛結束歐洲五國慈悲之旅返抵達蘭薩拉 | 28 | 洛桑森格:藏人不斷抗議是處於被逼 |
| 16 | 銘記這第三位自焚的僧人---諾果 | 28 | 達賴喇嘛尊者為東南亞信眾弘法 |
| | 朱瑞 | 29 | 生態源、冰川與滅絕 |
| 16 | 西藏林周縣藏人抗議當局開礦多人遭捕 | |蘇曉康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穎、貢保措、美芒、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 chinadesk@tibet.net

達賴喇嘛尊者在新任噶倫赤巴 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相聚在此的西藏僧俗大眾、新任噶倫赤巴羅桑森格、卸任噶倫赤巴，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真誠地支援西藏正義事業的各位特別來賓：

今天，是西藏兩千多年歷史上最為特殊的一天。

歷史上，我們藏民族在歷代藏王統治下，政、教各方的事業，沒有落後於任何毗鄰國家，符合實際的領導方式取得了圓滿的成果。

當今，我們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世紀，世界發生了諸多變遷，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一直以來，我也體認到實施完整民主化的重要性。我們在此，雖然身處流亡，但通過合法的民主選舉，選出了政治領導人，也就是執政者。世人自有目共睹。

今天，也是所有參與選舉的流亡藏人感到自豪和歡慶的日子。對於沒有選舉自由，就連個人想法都不准、也不敢公開表達的境內藏人來說，雖然無法共用盛舉；但是，西藏民族與時俱進的劃時代的這個創舉，會讓他們感到驕傲與歡喜。

就我個人而言，在我年僅16歲，學習懶惰，行為頑皮的孩童時代，西藏面臨新的危機，猶如無可阻截的山洪，此時此刻，因為局勢所迫，16歲的我，不得不承擔西藏的政治重任。當時的執政者是達紮仁波切，我從達紮仁波切手中接受了西藏的政治權責。從我16歲至76歲，這六十年，是西藏歷史上非常艱難的時代，雖然步履蹣跚，但在政、教各方，沒有讓“西藏”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小小貢獻。在此，我將六十年前，從西藏傳統制度的執政者達紮仁波切手中接受的政治權責，移交給透過現代民主選舉產生的執政—洛桑森格博士。

西藏民族在上千年的歷史中，認真學習佛陀教理，並實踐於實際生活，研修的結果，形成了緣起性空的深奧見解，以及利他菩提心的博大精神，這是千年以來西藏文明的精髓。在這個世界上，佛陀博大精深的教法，完整地、活生生的保存者，應該只有我們西藏。

作為佛陀的信眾，我們必須要切合實際，而不能藉口於不符實際的過去的傳統或制度。佛陀在教授佛法時，也是按照化機（徒眾）之習性和希求講授不同法門。

世界上的政治制度發生著各種變化。我認為這個世界屬於六十多億世界人民，而不屬於某個國王君主、宗教領袖，或任何領導人；一樣的，任何一個地區，也應該屬於當地的人民，而不屬於任何個人。就我們西藏來講，西藏屬於廣大的西藏人民，而不屬於任何大喇嘛或過去君王的後裔。所以，我常常講，政治權力的職責不應由宗教領袖來承擔，對別人這樣講，但自己作為一個宗教人物，又掌握政治權力，這似乎變成心口不一，有時覺得心裡不踏實。現在，我已經實施了我心中的願望，可以高昂地宣說我以上的理念。

以我個人來說，今天是我人生中“長久掛懷於心中之願望”的實現，這主要牽涉到有著直接關係的流亡民眾，你們在選舉的過程中，積極地參與和投入，選出了具有高等現代教育的新一代政治領導人，感謝你們的努力！

執政洛桑森格博士，是第一個透過民主選舉，擁有完整執政權責的藏人行政領導人，我堅信他會作一名忠貞不渝、開誠佈公的領導。我在此呼籲各位議會議員、公務員，以及各社會團體和廣大民眾，除了具體的批評和善意的建議之外，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放棄各自的成見，以及各團體、組織的單一立場，為我們共同的事業奮鬥。

最近，我在美國訪問時也提到：美國人民，要把美國整體的經濟利益等放在第一位，而各政黨的形象應該放在第二位。我們也一樣，當西藏面臨攸關生死的艱難時刻，大家一定要把我們共同的事業放在第一位。謝謝大家過去的努力！也希望將來同心協力，為我們共同的事業團結奮鬥！

（根據藏文演講錄音翻譯整理）

新任噶倫赤巴在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西藏同胞們：

印度偉大智者蓮花生大師把佛教傳入雪域藏土，今天這是他的華誕。在這個吉日，而且還有我們最敬愛的達賴喇嘛尊者蒞臨，我心懷謙卑接受噶倫赤巴（首席噶倫）的職位。

我們召喚善神，祈求西藏的眾佛和菩薩看護和指引我們。流亡他鄉的勇敢的善男信女給予的驚人支援，在被佔領的西藏兄弟姐妹們與我同心和給予聲援，令我感動不已。他們的支援激勵著我們。他們的祈福讓我們得以持久。

我在精神上得福於達賴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權繼續延展偉大的達賴喇嘛制度的歷史合法性。我站在這裡不是我個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無數先輩長者辛勤工作和犧牲的結果。今天，我在此發願，去發揚光大我們先輩們留下的偉大遺產。我向你們，我的西藏同胞們，發出誓言，竭力去壯大我們的運動，持之以恆，直到西藏最終重建自由、尊者達賴喇嘛回到家園。

一個世紀以前的1910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逃離家園時最後看了布達拉宮一眼，並向他的人民發誓：“我一定會回來。”當時我們的祖先還沒受過現代教育，也不諳城府，但靠著獻身和同心，經過不懈的努力，他們成功幫助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家園。在1913年初，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尊者再次重申西藏獨立於中國。幾乎是半個世紀後，在1959年3月17日的一個改變命運的夜晚，尊者十四世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發自肺腑地立下了同樣的歸家誓言。

今天，幫助和確保尊者歸家的重任落在了受過現代教育、見多識廣的新一代藏人身上。我們能夠像我們的先輩一樣以同樣的獻身、團結和投入精神做到鍥而不捨嗎？如果我們能做到，我們就會成功；如果不能，就會失敗。

毋庸諱言，我們面臨的任務像喜馬拉雅山那樣艱險、龐大。但從我們歷史上成千上萬捐軀獻身、竭盡全心的勇敢藏人身上，我們得到鼓舞！我們沒有選擇，而是慘遭暴力把我們分離。我們一定會到達自由的山頂，把喜馬拉雅山兩麓的西藏人團聚一起。

我允諾致力於實現尊者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設想，建立一個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會。今年藏人活躍的選舉向

世界展示了我們對於真實的民主和人類自由普世價值的認同。我們的民主選舉顯示了，西藏的統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價值觀上的，並以其為推動力。它超越了地區、教派、性別、族裔、信仰和代際的差異。

這次選舉的結果向中國政府的強硬派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資訊：西藏領導層不是在消解。作為民主制度，我們只會隨著未來年歲的流逝而茁壯成長。我們會持久堅守。

我講明一點：我們的鬥爭不是針對中國人民的，也不是針對中國這個國家的。我們鬥爭矛頭所指，是要反對中國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強硬政策。我們鬥爭矛頭直指那些剝奪西藏人民自由、正義、尊嚴和特性的人。中國當局和我們的漢人朋友都必須認識到，西藏人民的怨屈是多重的，也不是虛構的。

今天，我的藏人同胞們，在就職宣誓中我重申我們的先輩在兩千年前藏漢簽署的唐蕃（漢藏）會盟立碑文中確立的理想，致力開創一個偉大的紀元：“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

在1950年代，中國軍隊第一次開到西藏，他們向藏人許諾“社會主義天堂”。一些藏人幫他們修通從中國通往西藏的公路，還領到以銀元支付的工錢。那時的中國士兵還很有禮貌，也善待我們的前輩。

然而一旦道路修通，坦克就包圍了城鎮戰略要地，卡車就直奔礦產和資源豐富的深山老林。中國工人隨之而來，開採挖掘價值億萬的金、銅和鈾。似乎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彬彬有禮的中國人變了，變得傲慢、跋扈和暴虐。他們也動槍了。戰事爆發了。死亡和破壞接踵而至。

幸福的大紀元被拋入危境。我憂慮，從此以後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園成了二等公民。

在被佔領的西藏，政治壓迫、文化同化、經濟擠壓和環境破壞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新建的鐵路線源源不斷地運進重型設備來剝奪我們的礦產資源，也帶來更多的漢人移民達到在人口上對西藏強勢控制，並削弱我們豐富的文化 and 自我認同。今天的實際情況讓人難以相信：漢人控制大約70%的私營經濟，50%以上的黨政公共部門的職位。與此相比，通過刻苦努力獲得大學和高中文憑的我們藏人兄弟姐妹卻有近40%陷於失業。眾所周知，讓這些統計數據變得更壞的是，中

國的官員把西藏當作個人承繼來的私產，儼然以封建主自居、行事。

但三年前，也就是2008年，從阿裏到阿壩，從拉薩到理塘，從塔爾寺到工布，藏人男女老少、農牧民和僧尼起而抵抗中國政府在西藏的統治。他們對漢人的壓迫和虐待發聲反抗，喊出了統一的口號：我們要尊者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在此我明確立場：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勵抗議行動，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都不能忘記，即便對於自由和平的表述，中國政府都是粗暴地回應。但是，支援我們無畏的同胞，為我們無法發聲的同胞發聲，是我們的神聖職責。

經歷六十年的弊政後，西藏沒有成為中國官員許諾的“社會主義天堂”。在西藏，今天只有殖民主義，沒有社會主義。西藏不僅沒有實現潛能成為“天堂”，中國的強佔讓她變成了一出悲劇。近來，許多北京的官員訪問拉薩，紀念“和平解放”六十週年。現實情況卻是，紀念活動是在心照不宣的戒嚴狀態下進行：軍隊荷槍持彈、配備機關槍等自動武器巡邏在拉薩街頭，屋頂上佈置有眼明手快的狙擊手，外來遊客被全面禁止進入西藏。顯而易見，北京在西藏的統治既無正義，又無前途。

儘管在西藏悲劇重重，我們仍然向全世界、尤其我們的華人朋友闡明，我們繼續堅持非暴力原則。我們與中國和漢人並無仇恨，而是尊敬待之。在我們先輩智慧的指引下，我們將繼續追隨“中間道路”的政策，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實現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們，這是一個藏漢雙贏的提議。我們信奉西藏和平解決方案，也就是說，通過和平程序和和平對話。我們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與中國政府和談。

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力圖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它有世界上主要大國中成長最快的經濟，也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為後盾。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道德的力量卻裹足不前。道德力量是不可能在市場上購得，也無法用軍力來充實的。它只能贏得。只要西藏人還在受壓迫，抵抗就會持續，對中國的尊重就會喪失。為西藏問題找到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就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既會提升中國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又會有助於維護它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在中國的漢人和在海外大中華移民社區的華人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幫助中國克服它的道德缺失。

過去的十六年，我一直努力與成百上千的漢人學生學者接觸，並在哈佛大學組織藏漢學者就西藏問題展開過無數次研討。我將繼續走出去與漢人接觸，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也想向美國、歐洲、國際共同體和國際聲援西藏組織表達我們發自內心的感激和謝意。我呼籲國際社會站在我們一邊，幫助我們去掙得

公正、自由、尊嚴和平等，同時說服北京和平地解決西藏事務。為西藏今日的困境尋得持久的解決方案將是二十一世紀最有意義的大事之一，因為它必將加固我們的信心，相信人類建設世界和平、非暴力和全人類自由的能力。這不僅僅是西藏人民的勝利，也是全世界處弱勢、遭擠壓民眾的勝利。

盡快解決西藏問題關係到亞洲大陸的利益，雖然，幾千年來西藏民族一直是關係著二十億人口生活之十多條大江河流源頭的環境守護者。但是，中國政府在西藏肆意修建水壩衝擊到百萬民眾的生活。很多人在關注實現藏人保護西藏高原環境的地位，這只是關係民眾福祉的問題，與政治無關。

我們繼續並將永遠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為西藏人民提供避難所，並在過去的五十多年間接納我們客居。對我們許多居住此地的人來說，印度就是我們的第二故鄉。藏人行政中央將維護和繼續尊重西藏和印度人民之間的特殊關係。我們欠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經很多了。我們的合作還會繼續向前。在此，我們謙卑地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呼籲，希望你們繼續支援我們，並把西藏看作印度和中國關係中的一個主要議題。

在未來的五年，藏人行政中央將以團結、創新和自立為指導思想，不斷強化爭自由運動，如果需要，我們將繼續又一個五十年。我強烈要求西藏內外的藏人支援拉嘎運動（注：藏語，意為星期三運動，星期三是尊者的魂星），以西藏特性為榮，並發揚光大它，顯示我們的團結，擁護我們的統一，讓雪域西藏精神永存。我相信，只要一致努力，我們就會營造一個生機勃勃的環境，在世界各地強化藏人的製度和社區。

在流亡期間，我們將努力創新，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將是我們第一位的優先考慮。正如尊者達賴喇嘛所教導我們的，分享知識是“達到永恆不朽的大道”。它是點亮西藏未來之火。在未來的二十年裡，我們將在十五萬流亡藏人中教育和培養一萬專業人才，同時我們也呼籲西藏境內的藏人達到十萬專業人才的目標。

我們將繼續推動藏人行政中央的專業化，通過吸納技術和社交工具，確保政府更便民和更透明。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在未來的幾個月我們將建立一個西藏政策研究所，使之成為一個知識平臺來前瞻、設計和實施富強西藏的政策。我們也將建立“姐妹社區”來加強在印度和在西方國家的藏人團結，引入西藏聯合會作為一種運動形式吸收西藏內外的藏人用他們的知識和技藝服務西藏、為青年人製造就業、同時建設可持續生存發展的社區。

與所有的藏人一道，對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教授在過去十年間的卓越領導，我感到萬分感激。我感謝他和他的幹練的內閣成員在政府順利交接過程中展示的

熱情友好和 高效協作。在未來工作中，我將遵循流亡藏人憲章、尊重最高法院，與尊敬的議長和選入第十五屆議會的先生和女士全面合作共處，並領導我們優秀的、具有獻身精神的公務員們來實現這一承諾。

總之，我們務必牢記，尊者達賴喇嘛下放政治權力，並非完全給擔任首席噶倫的我，而是給所有的西藏人民。在尊者不捲入政務後，他對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以及過去五十年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能否獨立生存繁榮將經受挑戰。這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考驗。對於司法、議會和行政系統的領導層來說，這也是考驗他們能否不辜負尊者的期望、以一個高效和統一的實體展開工作。這是我們的挑戰和機遇。

我以特別的緊迫感向年輕一代的藏人講幾句話。我需要你們的支援、能量、和才能，一起頂天立地、邁向自由。讓我們不要忘記，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為自由奮鬥或會贏得正義，或會遭遇失敗；西藏或會從世界地圖上再現，或會完全消失；西藏人作為民族可能會存活下來，或稱為博物館的一件展品。藏人的堅毅和自豪、智慧和意志、勇氣和獻身，都會得到真正的檢驗。

這不是僅僅停留於挑刺和犬儒的時候。這是需要勇氣的時刻；也是需要信念的時刻。最重要的是，此時此刻我們需要自信，相信我們是西藏人，我們能成功。對年輕人來說，在國際和國內舞臺上擔負起更多的領導作用，這一時機已來到。請記住：如果我們不為之，沒人會代勞。

我的西藏同胞們，對此我非常確定，機會將到來，我們盼望的那一天會到來。但如果我們不精誠團結、做好共同迎接挑戰的準備，我們只會失敗。團結至上，這不能打任何折扣。它是我們事業的基石。不能團結一心將會全部是我們的過錯。我們將竭盡全力不讓絕大多數的西藏同胞失望，他們對我們寄予厚望，會密切關注今後我們的每一項舉措。但我們有幸可以感到安慰，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最敬愛的尊者達賴喇嘛就在我們中間，隨時為我們貢獻智慧。

在我當選首席噶倫後的第一次召見會上，尊者達賴喇嘛提醒我，幾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個位子第一次與他見面。尊者告訴我，我的噶倫任期會很吉利；我會努力讓他的預言成真。但無論如何，僅靠我的雙手是不夠的。就像達桑佔堆實現了輔助十三世達賴喇嘛回歸拉薩的事業，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們的一千二百萬之手，助我實現達賴喇嘛尊者在1959年3月17日那決定命運的夜晚所發的願：他會回到西藏。

對在西藏的兄弟姐妹們，我今天信心十足地想對你們說：我們很快就會相會。儘管我從未被允許踏足西藏，西藏每天都在我心裡。我生為藏人，我引以為

豪；我當驕傲地死為西藏人。當我活著，我就會矢志為自由而戰。我先逝的父親像我們許多父母一樣未能回到西藏。我的藏人同胞們，這將不會是更多西藏人的結局。只要團結一致，我們就能實現尊者達賴喇嘛回歸西藏、我們的人民重新團聚、自由在西藏重建。

天，我們身處佛主釋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印度聖土；明天我們會相聚在佛教深入六百萬人心靈的雪域聖土。我們一直都準備著開啟一個史詩般的偉大歷程，從佛法住所印度達蘭薩拉邁向雪域佛國的聖城拉薩，從尊者達賴喇嘛暫居的山鎮通向屬於他的聖城。

這是我們的嚮往。這是我們的奮鬥。這是我們的夢想。六百萬藏人秉著統一、創新、自助的原則，勝利就會屬於我們。尊者達賴喇嘛長壽！

祝西藏勝利！

2011年8月8日

白宮就奧巴馬總統會見 達賴喇嘛發表聲明

白宮
新聞秘書辦公室
即時發佈
2011年7月16日

新聞秘書就總統會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陛下發表聲明

今天上午，總統在白宮會見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陛下。總統重申他堅決支援保護西藏和全世界藏人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傳統。他強調了保護中國境內藏人人權的重要性。總統對達賴喇嘛致力於非暴力和與中國對話以及尋求“中間道路”的努力表示讚賞。總統重申美國關於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和美國不支援西藏獨立的政策，並強調他鼓勵通過直接對話解決長期以來的分歧，進行對中國和藏人都能產生積極成果的對話。總統強調他重視建立美中合作夥伴關係。達賴喇嘛表示他不尋求西藏獨立，並希望他的代表與中國政府的對話能儘快恢復。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1/07/20110718165843x0.4401318.html#ixzz1SnKEbZab>

楊建利博士在噶倫赤巴 就職慶典上的演講

尊敬的洛桑森格首席部長，各位嘉賓，我親愛的藏族弟兄姐妹們：今日有幸帶領華人祝賀團出席洛桑森格首席部長的就職慶典，我感到既榮耀又謙卑。之所以榮耀，是因為今天我是和這樣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他們為自由而做出的非凡奮鬥以及在民主建設上的成就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之所以謙卑，是因為同時他們長期遭受的苦難來自一個主要由漢人組成的中共政權，而我，正是這個民族中的一員。

在這慶典上，我首先祝賀達賴喇嘛尊者，他成就了這一歷史時刻，再次證明他是一位卓爾不群的領袖。流亡藏人得益于他的智慧，遠見和決心，一步一步地在他們的社區建立了全面的民主。達賴喇嘛尊者立于世界成為走正義道路的光輝實證，他豎起的榜樣不斷給世界範圍的欲壑難填的獨裁們以最重要的啟示，尤其是那些坐在北京中南海的中共領導人。

我向我的親愛的同學和朋友洛桑森格表示衷心的祝賀。他對於他的人民的承諾，他的視野、能力，以及服務於他的人民的意願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並授予他這個重要的領導職務。

洛桑，首席部長先生，即使是在今天這個榮光歡樂的日子，我也能感覺到您肩膀上的重任。然而，您是一個誠實守信的人。我知道您能勝任這樣的考驗，並衷心地祝福您。

在這喜慶的日子裏，我也對藏族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賀。

你們在民主事業上的成就，在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的旗幟下為自由做出的可歌可泣的奮鬥，不僅在西藏的歷史上，更是在人類歷史上成為雙子豐碑而卓然屹立。你們是中共政權統治下的各民族的希望的燈塔。在繼續跋涉在走回家園和自由的艱難道路上，有達賴喇嘛尊者作為你們的精神領袖和洛桑森格首席部長作為你們的政治領袖，你們是幸運而有福的。我親愛的藏族弟兄姐妹們，在這個新的領導結構下，團結一致，繼續奮鬥，抱著希望為這樣的就職典禮有一天可以在拉薩舉行做不懈努力。祝福你們。

我也向世界領袖們表示祝賀。西藏問題不僅僅是限於西藏和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世界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問題，同時也是全人類面臨的一個道德問題。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們，我知道你們經常陷入一種難堪的局面，你們所宣揚的原則常常為短期利

益而不得不妥協。當你們因西藏問題而面對中國政府時，希望你們能想起藏族的真實現狀，想起堅持原則的達賴喇嘛，他的道德勇氣會給你的耳朵送進有力的耳語：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最後，我要向中國領導人表示祝賀。

我能理解你們對於失去政治權力的恐懼，但達賴喇嘛的例子顯示，沒有政治權力並不那麼可怕，自願放棄政治權力甚至可以是有益的。我理解你們對於穩定的擔心，但請你們來這裏，親眼看看流亡藏人社區，在民主制度下，它是怎樣的和諧與穩定。由此可見，在民主和真正的自治下，西藏也會穩定與和諧。

如今所謂的達賴喇嘛問題已經消失，因為達賴喇嘛尊者不再持有西藏流亡社區的任何政治權力，也不謀求任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權力或地位，我認為你們除了面對西藏問題公開與洛桑森格對話外，別無選擇。如果說你們認為西藏的藏人沒有參加這次流亡藏人的大選，故而洛桑森格的角色不具合法性，那麼就請你們讓西藏的藏人自由地選舉出自己的代表與你們對話。

親愛的藏族弟兄姐妹，我們突破了許多時空、心理和觀念的障礙來到這裏。我們的誤解和仇視如斑斑駁駁的傷口，腐蝕著我們共同的事業的身體。只有治癒這些傷口，我們才能夠大踏步邁向地平線，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到自由、真理、正義、平等和和平的曙光。

只要我們一起前行，這一切就會實現。

最後，讓我以一個小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上次我帶團來達蘭薩拉的時候，拜見達賴喇嘛尊者，會談結束時，我們大家都一起站了起來。我注意到，尊者的穿著一雙質地很好的鞋子，我悄聲對他說，他的鞋子很棒。“是的，”陛下回答說，“我會穿著這雙鞋走回家。”我接著說：“尊者，我會陪著你一起走。”然後，我們就擁抱在一起。

現在正是我們彼此扶持一起前行時候：讓我們攜起手來，走向自由、真理、正義、平等與和平的共同目標。

這個時刻已經來臨了。

謝謝大家。

2011年8月8日

美國之音記者專訪達賴喇嘛尊者

達賴喇嘛7月12日星期二下午在華盛頓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甯馨的專訪，談他為什麼辭去西藏流亡政府首腦職務，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政府的談判，藏人和中國民衆的精神追求，藏文化的未來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希望。

寧馨：自從四個月前辭去西藏流亡政府首腦職務以來，您的生活有了什麼變化？

達賴喇嘛：沒有多大變化。因為從2001年到現在的10年裏，我們都是通過選舉產生政治領導人。所以自那以來，我的地位沒有什麼變化。主要的工作和主要的決定由選舉出來的官員來做，而不是由我來做。所以，我的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當然，從心理上，我們說是退位了，我卸下了這些政治責任，感到輕鬆多了。我可以拿出精力、

時間去從事對於我作為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此而言，我認為，這對生活幸福是很重要的。人的終極資源存在於我們自身。大多數人表示，他們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只有金錢或者其他物質的東西才是幸福的根本來源。這是不對的。所以，我的道德承諾是教育民衆，至於他們是不是有宗教信仰，那都無關緊要。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宗教和諧。現在我可以在這兩件事上面多花一些時間了。

寧馨：您退休對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政府間的談判會有什麼影響？您將完全置身於這個過程之外嗎？

達賴喇嘛：是的，肯定是不參與了。我不再擔負那方面的責任了。但如果新的領導人需要我的幫助，我隨時都可以。

寧馨：您和中國政府打了六十年交道。您從這60年的經驗中學到了什麼？

達賴喇嘛：是的，有60年了。第一個教訓是，我對馬克思主義曾經非常癡迷。那時，我非常希望能夠加入中國共產黨。哈哈，就經濟理論上來說，我現在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影響。後來呢，到50年代中期，情況變化了。很明顯，我非常厭惡虛偽。他們嘴上說的漂亮，但做的卻是另一套。過去50年中，壓制太沉重了。所以，我真正地尊重和羨慕民主跟自由。

寧馨：您和從毛澤東到胡錦濤在內的四代中國領導人都打過交道。我們知道，習近平很快就會成為中共新一代最高領導人。您對他的印象是什麼？對他有什麼希望？

達賴喇嘛：我對習近平瞭解的不多。當然，我對他父親習仲

勳非常熟悉。他人非常好，性格活潑。我沒有見過習近平。有人說，習近平就是年輕時的習仲勳，他的思想更開放。不過，我不瞭解他。

寧馨：很多中國民衆認為，政府動用了大量資源發展西藏，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中國內外的藏人有那麼多不滿。您認為西藏人民是不知感恩嗎？

達賴喇嘛：不，我們都是人。中國人自己也是一樣，僅僅有飯吃、有房住的是不夠的。我們是人。我們熱愛其他的一些價值。印度總理在訪問華盛頓的時候說過，在經濟上，印度落後於中國，但是印度有中國缺乏的一些基本價值，這就是民主、自由、法制、透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這些是人類的基本價值。中國總理溫家寶自己在好幾個場合也說過，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現在需要政治改革。他是公開這樣說的。和他一樣，中國國內現在有很多有關自由的類似討論。

所以，說到藏人，首先，藏人和其他人一樣。我們熱愛自由。但現在有太多的限制，讓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們藏人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字。我們的語言和文字承載著非常豐富的宗教傳統和宗教哲學。而西藏當局對這些東西施加了很多限制。他們企圖封鎖宗教和文化，這對藏人是極大的傷害。糧食和房子是必要的，但主要的東西是我們的文化，我們有著1000年歷史的精神。如果有人不在乎這些東西，你會有怎樣的感受呢？

寧馨：您剛才提到，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作為一位精神領袖，你如何評價今天中國民衆的心態和精神狀態？

達賴喇嘛：從我瞭解的一些資訊看，一些中國人，包括許多黨員，都對精神的東西越來越有興趣。最近幾年，有越來越多從中國來的人、漢族的兄弟姐妹來看我。他們見到我的時候禁不住都哭了。他們對佛教表示了真誠的興趣。據瞭解，中國大陸的佛教徒接近3億人。不管怎麼說，中國從歷史上說就是一個佛教國家。

我1954年到55年年間在中國時候，中國有很多寺廟。世界上很多國家是物質至上的，人們什麼都有，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但他們還是覺得少了點什麼。他們中有些人逐步開始

追求精神層面的東西。所以，中國的經濟是上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但人們還是覺得缺少點什麼。只有金錢是不夠的。人們現在腐敗問題嚴重。腐敗說明，人們沒有了原則，沒有了道德原則。

寧馨：中國的年輕一代有很多自己的問題。為什麼他們應該關心西藏？

達賴喇嘛：是的，有很多中國人不關心西藏。所以，中國政府必須關心西藏。我覺得，對那些對佛教感興趣的中國人來說，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可能會對千百萬漢族兄弟姊妹都是有用的。

寧馨：我們來談談世界局勢。您如何看待今年以來中東發生的民主化浪潮？您認為這一浪潮對於中國和西藏人民有什麼啓示？

達賴喇嘛：自從柏林牆倒了以後，我們看到專制制度是沒有未來的。畢竟，世界屬於人民，每個國家都屬於人民，而不屬於一個政黨，一個國王，或者精神領袖。同樣的，中國屬於中國人民。所以，治理國家、管理民衆的最佳辦法是在民主制度下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這是最好的辦法。將來，全世界都必須變得更加開放，更加民主化。

寧馨：您對於西方國家幹預中東地區(如利比亞)有何看法？

達賴喇嘛：首先，情況相當複雜。我們要逐一進行研究和判斷。比如幹預伊拉克和阿富汗，動機很好。我認識美國前總統布希，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知道，他的動機很好。不過，幹預的方式產生了不少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就具體情況做出判斷。

寧馨：您此次到華盛頓還剩下四天時間，目前還沒有白宮邀請您會晤奧巴馬總統的消息。你對此怎麼看？

達賴喇嘛：我這次來的主要的目的是弘揚佛法。我跟美國總統很熟。如果有機會見面，我自然非常高興。

寧馨：您的代表跟北京舉行過多輪對話，您認為和中國領導保持接觸的意義何在？

達賴喇嘛：無論中國政府承認不承認，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多的問題。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也知道有問題。他們必須解決問題。如果只是知道而不解決，或者只會使用武力，這是很愚蠢的。中央政府遲早必須找到合理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央政府總會務實地對待這個問題。

寧馨：您宣佈退休了，那您的繼任者呢？您的繼任者會以任何方式參與政治事務嗎？

達賴喇嘛：不會。我的退休實際上結束了長達近四個世紀

的由達賴喇嘛擔負政教領袖的制度。這個傳統持續了四個世紀。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西藏只屬於藏人。西藏政府或者幫助西藏和藏人的各種組織都應該遵循民主的方式。我是有意地和自願地結束這個400年的傳統的。如果人們希望保留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會保留下去。不過，現在，未來的達賴喇嘛無疑不再會參與政治領導。

寧馨：您為什麼選擇現在，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來結束這個制度呢？

達賴喇嘛：我已經說過，需要這個位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應當做的事情就是選舉，讓西藏成了一個自由的地方。選舉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所以，我在想，為什麼要等呢？我要改革這個制度的願望是從小就有了。我知道西藏的制度是有些落伍了，必須改變。現在我感到很高興。

寧馨：世界許多古老文化和原住民文化都在市場經濟、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的衝擊下衰落甚至消失了。您對西藏的文化和傳統是否也存在這種擔心？

達賴喇嘛：西藏文化，也就是我所說的佛教文化，存在于藏人之中。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主要存在於個人。我通常把藏文化界定為非暴力文化，和平文化，慈悲文化。所以，西藏文化不只是西藏人的興趣，而是任何民族的興趣。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厭倦了暴力、欺騙和剝削。而西藏文化富於情感、誠實、真實。我覺得這種文化是一種有用的東西。如果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年輕人能夠多關注西藏文化，他們肯定會從中受益。

另外，藏傳佛教並不只是一種宗教、一種信仰，它還是對人類心靈、人類情感的一種闡釋。一些西方頂尖的科學家對藏傳佛教傳統裏面包含的情感資訊和心靈資訊表現出實實在在的、相當認真的興趣。所以，科學在發展，藏傳佛教的也越來越有吸引力。

過去30年來，我和科學家們有著很深入的交往。現代科學對心靈、對情感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這一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藏人的傳統中包含了對許多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也還缺少一些東西。就物質方面說，佛教文化還需要科學提供更多的資訊。藏人的傳統和現代科學結合起來，就會很完整了。

寧馨：您希望向中國人民傳達什麼資訊？

達賴喇嘛：中國人民有著近5000年的文化傳統。中國人民勤勞肯幹，總的來講，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們尊敬和欽佩他們。中國人民在追趕物質價值的同時，不應該忘記自己數千年的傳統價值。這是非常重要的。

臺灣“正覺”怎麼不愛講正理？

慧覺

臺灣“佛教正覺同修會”攻擊各種佛教，尤其西藏佛教。各宗各派，全在“正覺”的火力範圍之內。“正覺”自稱延攬了一群學者教授，本該言之成理，但細看“正覺”的種種“覺”詞，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臺灣“正覺”不講正理。

說：西藏佛教是冒牌佛教，等同於印度教的譚崔法門，原因是，兩者的英語發音差不多；還把瑜珈與印度的譚崔等同起來，說，“無上瑜珈就是與女信徒性交！”西藏佛教就是密教，而“密教不是佛教”等等。

如果“正覺”的話是對的，那麼，西藏佛教就應該直接叫印度譚崔，何必還有自己的名字？退一步說，就算西藏佛教來自印度教譚崔，如今，經歷了千百年的風雨，就沒有一點演變和發展？如同你蕭平實的父母生下了你，難道你就是他們的一個模子，沒有一點自己的特徵、個性？

並且，僅僅因為發音差不多，就把一種宗教等同於另一種宗教，怕是低等動物，也差於這種簡單的邏輯。不要說發音相近，就是發音相同，兩者之間也不一定有什麼聯系。單說和“正覺”同名的網站，目前，在中國大陸就不少。如果都判斷為，等同於這個攻擊各種佛教的“正覺”，必然招來法律追問，因為，是對那些網站的污辱和誹謗。

再說印度教譚崔，真像“正覺”指責的那樣，僅僅是“性侵”、“誘姦”、“亂倫”“雜交”等犯罪現象？那麼，為什麼法律沒有制裁？為什麼延續了這麼多年？那會不會是對生命的另一種解釋？人類學告訴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不僅僅只有一種方法，最可怕的，莫過於把人類的全部想像都被囚禁在單一的智力和意識形態裏。

稍微瞭解印度譚崔和瑜珈的人們，都不難看出，譚崔，簡直就是對瑜珈的否定。具體地說，譚崔是一種放縱，而瑜珈是一種克制。把這樣對立的二者等同起來，就等於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一樣，說明瞭“正覺”的無知，博大無邊。

退一步說，就算“正覺”指責的“西藏佛教密宗不是佛教”是對的，那麼，就可以因而斷言“西藏佛教等於冒牌佛教”嗎？別忘了，西藏佛教還包括顯宗部分，也不算佛教嗎？這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其實，正是罕見的，只有中國共產黨政權可以與之相比的霸道和野蠻。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個“正覺”，是不是邪

惡的代名詞？是不是墮落的標誌？

那麼，密宗到底是不是佛教？

密宗，又稱金剛乘。金剛，指穿透妄想，顯現佛性的堅硬而銳利的智慧。因此，佛陀和菩薩都被稱為金剛手。

修習密宗的過程，是淨除人類精神中所有的汙點（粗糙汙點和微細汙點），漸次呈現固有光明的過程。密宗深入地解析了人體的氣、脈、明點、微細氣、風等，對神經科學、粒子物理學等都做出了貢獻，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了科學的前面。這也是西藏佛教，對人類獨一無二地的貢獻。當然，佛教密宗在其他國家也出現過，比如中國等，但是，都無法與西藏佛教密宗相比，因為，西藏佛教密宗最為精準、最為完整、最為系統，這一點，早已被世界承認。

古往今來，數不盡的人們，包括那些世界著名的學者、精神先鋒，都充滿感激地潛心汲取西藏佛教的恩澤。今天，越來越多的世界第一流科學家們，帶著敬意，源源與西藏的佛學尤其密宗上師交流。去年，在西藏流亡社區，已召開了第21屆佛學與科學對話研討會。

密宗包括《事部》、《行部》、《瑜珈部》和《無上瑜珈部》。無上瑜珈是密宗的高級修持，被英國著名的佛學專家約翰·布洛菲爾德（John Blofeld）比喻為“明亮光芒”“轉移心識”“無色道”等，這一階段，是滅除了欲的根（不是僅僅砍去枝條），抵達了大悟、大象徵階段。密宗是一種深奧的善法。但，不是每位修行者，都被允許修習密宗的，只有因緣俱足，根器純淨的人，才有這個幸運。對格魯教派而言，修行人需要完成所有顯宗課程，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才可以修習密宗。另外，修習密宗時，必須有上師指導，以防止，當修行人的自我逐漸減少，純潔和無分別心徹底統一，在意識上引起巨大變革時，不偏離正道。

然而，卻被臺灣“正覺同修會”下流地臆想為“性侵”“誘姦”，“雙修”等。是的，一個偽君子，是不會理解金剛乘的兩面佛身，即法身和色身、智慧和慈悲，以及對立各方的結合，那事實上，正是“飛翔的光輝之翼”和“空之翼”，超越了一切俗世理念。自古以來，不乏誤解密宗甚深奧義之人。但是，最後都像大浪淘沙一樣，自慚形穢地消聲匿迹了，只有密宗的聖潔，與時間並續。這也是一個規律，善，是永

存的，惡，是暫時的。

西藏佛教密宗的起源，從內密和外密的角度說，“內密由法身普賢王如來傳下，外密則由報身金剛薩埵傳下，顯教則由化身釋迦牟尼佛傳下。”²

多少個世紀以來，西藏佛教一直是精神和心識的科學，尤其密宗，為那些願意冥想之人開拓了一條引導精神與心識發展的文明的必由之路。

“正覺”對西藏佛教的玷污，正說明瞭，他們嫁禍於人的本質，並別有目的地求得一條從中國共產黨的那裏獲得利益的捷徑。

正如大地是萬物的根基一樣，一切善行，即修行的根基是持戒。“一個人應該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維護佛門戒律。”達賴喇嘛尊者在《智慧的窗扉》中寫道。

戒律概括起來有三種：波羅提木叉戒，菩薩戒，以及金剛戒。每一個修習階段，都有不同的戒律需要遵守。但是，戒律之間並不是孤立的，破了最基礎的戒中的任何一條，也很可能，就破了其他的戒，包括金剛戒。所謂基礎戒，西藏人稱為“十善法”，在秩序井然的圖博時期，甚至被列為國家的法律。包括：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心、不邪念、不錯觀。

其中，不邪淫是指對非屬配偶的異性，如別人的妻子、丈夫、受父母或監護人保護的男女，過宗教獨身生活的異性，七代以內的同系家族的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在佛龕和廟宇附近，連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也屬破戒。

所以，說修行人“常常性侵犯”，就等於說淨水是骯髒的，等於站在陽光裏，說天地是黑暗的一樣，不過是公開的撒謊。再說，破戒，自有佛法的處置；犯法，有法律的制裁，違背道德，自有道德輿論的譴責。不管從哪個角度，都不需要“正覺”發飆要潑似的，四處散發，製造輿論。尤其是把個別現象和某些騙子的行為栽贓給西藏佛教徒，並以此誹謗西藏佛教，踐踏社會文明。

戒學說，愚昧無知，輕蔑教義，言行輕率，精神瑕疵的連續，構成墮落之門，導致惡行。而這四種情況，臺灣“佛教正覺同修會”，無一不具備。應該說，“正覺”和佛教的真正理念，風馬牛不相及，不過，一定要把“正覺”和佛教聯繫起來的話，他們，倒有點像打入臺灣佛教的地下中國共產黨。

注釋：

1、指初級階級學習的《攝類學》《心類學》《因明學》《宗意》，以及高級階段必修課五部大論：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法稱法師的《釋量論》、世親菩薩的《俱舍論》、月稱菩薩《入中論》、功德光的《戒律本論》等佛學經典。2、參見<http://zhang-guohua.blshe.com/post/1371/31565>

--- 《觀察》首發

中共在達賴喇嘛 誕辰日嚴厲管控拉薩

【挪威西藏之聲7月6日報導】位於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在今天（6日）紛紛舉行各種活動慶祝達賴喇嘛壽辰之際，中共政府嚴厲管控西藏首都拉薩為首的其他藏區。

現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薩的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藏人表示，（錄音）境內藏人不顧中共政府嚴厲管制，到各寺院進行朝拜，舉行煥桑和轉經等方式，慶祝達賴喇嘛尊者誕辰日，於是從數天前開始，中共政府在拉薩大昭寺和八廓街等地區增加駐守軍警，進行嚴厲管控，防止藏人開展各種活動。

消息人士表示，（錄音）中共軍警正在加強管控拉薩市流動人口，尤其是來自康區甘孜地區的藏人和西藏僧尼；近日當局還對拉薩市各旅館進行檢查時，下達命令說所有旅館一律不得接待來自康區甘孜的藏人，不管他有沒有身份證或暫住證等。

每年的7月6日是達賴喇嘛尊者誕辰日，這一天也是西藏的傳統節日「春拉雅歲節」，即為尊者祝壽祈福，但這一活動早被中共以非法活動為名取締。從此中共當局在達賴喇嘛尊者誕辰日臨近起，在西藏採取非同一般的控制手段。今年又如同往年，中共從6月底開始對西藏首都拉薩為主的各藏區進行了“特殊整頓”，並且禁止藏人煥桑和到各寺院朝佛祈禱。

台灣國際藏傳法脈總會成立

資料來源：國際藏傳法脈總會

7月2日上午，「台灣國際藏傳法脈總會」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正館中正廳正式成立。會中除了播放尊貴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為法脈總會成立特別開示的錄影片段；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亦宣讀西藏四大教派領袖祝福總會成立的賀電內容，同時，也向籌備總會成立的個人及團體表達感謝與致意；總會成立的緣起則由總會籌備會長鍾志先生說明。本次值遇尊貴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七秩晉六誕辰之殊勝緣起，同時舉行「祈請尊貴十四世達賴喇嘛恆長住世暨全球消災祈福法會」，祈請尊貴的達賴喇嘛恆長住世，並共同為世界和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一切眾生的究竟安樂祝願；特別是為當今全球各地蒙受各種災害的受難者祈願，希冀成辦一切有情圓滿的利益。法會結束後緊接著進行理監事選舉，第一屆理事長由鍾志先生當選，而四位副理事長則由四大教派代表擔任。

唯色評說西藏

震後一年多，匆匆見玉樹

去往玉樹的心情是複雜的。都知道，去年4月14日，玉樹發生大地震，無數家園毀滅，無數生命殞亡。而之前，我曾去過玉樹多次，有一次還住了半個月，對那裏的風土人物有著深厚的感情。印象深刻的有一件事，一位仁波切在玉樹創辦了一家圖書館，收藏了以藏文為主、也包括中文、英文等文字的書籍，內容不只是佛教。

在地震周年之際，我寫了文章《玉樹 藏人說震後一年》。有關玉樹的近況，皆來自我認識的玉樹藏人，說是有幾個不准外傳的禁忌：一關乎土地和房子；二關乎學校與學生；三關乎法會等佛事。所以我寫到：“看來劫後重生非常艱難，天災與人禍造成雙重打擊。政府的重建規劃藍圖換了一幅又一幅，除了禪古村被當做示範蓋了紅頂簡易房，大多數災民依然住在帳篷裏，過著殘缺不全的生活。”

那麼，現在，或者說7月26日這一天，我終於見到的玉樹是怎樣的呢？

先要說的是，當我們的車快到離玉樹縣城不遠的嘉那瑪尼堆時，突然被警察攔住。不光是交警，還有特警，以及年紀大的便衣。而那特警，一個年輕帥氣的藏人，在查看王力雄的身份證時冒出一句藏語：“達格熱（正是這個）”，讓我恍然原來他們的檢查並非普通的例行檢查，而是專門針對我們的。

我們被放行，但有車跟蹤。不過在嘉那瑪尼堆，我不管不顧地下車，繞著正由無數信徒重新恢復的瑪尼堆轉了一圈，這一圈大約用了一個多小時。許多藏人在默默地轉經，沿途可見一頂頂天藍色的救災帳篷，問轉經者，說是可能還得住一兩年或者兩三年，“我們不知道”，他憂慮地說。又遇到一群群穿藍白色校服的小學生放學，他們說玉樹只有小學了，大孩子都到漢地去上學了。孩子們的臉上，笑容最多。

在嘉那瑪尼堆旁邊，幾塊鐵皮籠罩的土竈上放著幾個大鍋。一位自願為轉經者燒茶的老阿尼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問我家在哪里，我只說了“拉薩”便哽咽不能語……在嘉那瑪尼堆周圍，塵土飛揚。一個年輕的藏人女子正彎腰，試圖去抹掉蒙在一塊刻著“噶”的瑪尼石上的塵土，她甚至用嘴去吹拂。但是，來來往往的汽車和挖掘機啊，激起的塵土又立刻蒙住了瑪尼石……

將近黃昏時，我們來到了與記憶中的玉樹面目全非的陌生之地，最為突出的感受是，玉樹已然成了一個塵土彌漫、熱鬧非凡的大工地。各個工程公司，各種工

程機械，各地紛紜而至的人們忙忙碌碌，“就像是全中國的包工隊都跑到玉樹來了”，我感慨道。可是，已經一年零三個多月了，地震後的玉樹還像是剛被轟炸過的戰場，到處都是殘垣斷壁。

居然有三輛車一直在跟蹤我們。跟得很近，顯然是一種警告。我們知道，這是為了不讓我們與當地的友人接觸，以免我們得知當地的真實情況。如果一定要去見面，豈不是會給友人帶來麻煩？我們只好在城裏轉了一大圈，比較不容易地，找到一家旅館住下。登記時，碰見一個來自四川的包工頭，說是幹完了工程來要錢的，可等了一個多星期還是拿不到錢。他氣呼呼地說，“這些當官的，吃錢凶得很”。

當晚，我難以入睡，一直隱約地聞到某種幾乎從沒聞過的氣味。我對王力雄說，這難道是地震中遇難者的氣味，久久不散？

2011-8-24，拉薩

國家主義者宣揚的英雄

趙爾豐是清朝末年的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1905-1908年率兵進入藏東康地，血腥鎮壓藏人反抗，推行“改土歸流”的同化政策，被藏人痛恨之極，稱他是“趙屠夫”。

據記載，趙爾豐先是“剿辦巴塘七溝村，搜殺藏民達數百人，屍體拋入金沙江，而且將其中的七個暴動首領，剷心瀝血”。隨即將“鄉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無端焚毀，將寺內佛像銅器，改鑄銅元，經書拋棄廁內，護佛綾羅彩衣，均被軍人纏足。慘殺無辜，不知凡幾。以致四方逃竄者，流離顛沛，無家可歸”。

美國的基督教神父史德文醫生，上世紀初到藏東巴塘行醫、傳教，在日記中記載，趙爾豐的軍隊把藏人僧侶與百姓，放進寺院煮茶的大鍋裏活活煮熟至死，然後喂狗吃。有的人被四肢捆綁於犛牛之間，受撕裂而身首異處。有的人被潑灑滾燙的油，給活活燙死。

這樣一個不但殺人如麻、且以同化的方式毀滅藏人文化的劊子手，卻被中國官方評價極高。西藏自治區黨委外宣局官員馬菁林就說：“在這一事件的具體過程中，作為具體實施者的趙爾豐，無論其本人屬於哪一個階級，其具體的手段是否正確，都應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為是順應了歷史發展必然規律的，就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而這個說法，同樣適用於1950年代對藏人的屠殺，適用於2008年對藏人的屠殺。

中國體制內的學者、作家也對趙爾豐推崇備至。如曾在西藏生活二十餘年、以書寫西藏聞名的漢人作家馬麗華，就在書中感歎“行將就木的一個朝代居然出現這等有所作為的封疆大吏”，還自以為是地說“後

來的西藏人即使在說趙爾豐的壞話時，也不免先自帶了三分敬意。”中央民族大學的一位研究藏學的人乾脆撰文《Zhao Erfeng: a hero of Kham》。

而在網上輸入“趙爾豐”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許多中國人提及趙爾豐殺漢人，認為是他的“歷史污點”，卻對他在西藏的惡行讚歎不絕，如“沈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帶兵入藏平叛的清朝大臣趙爾豐的歷史功績”、“懷念民族英雄趙爾豐”、“收復西藏的英雄”等等。這顯然是在表明，殺漢人屬殘忍，殺藏人屬愛國。

最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出版了一本有關“西藏問題”的書，其中把趙爾豐對藏人的血腥同化很技巧地歸結為一種“回應”：“1908年，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則在平定了康區叛亂之後，在川邊（西康）一帶實行大規模改土歸流……需要說明的是：‘新政’是爲了回應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和支配而產生的回應措施。”在推特上，有推友評說：“看來英國夠倒楣的，不僅爲利益出賣西藏而名聲不佳，還以背黑鍋的宿命爲後來的殖民主義入侵西藏提供了藉口。”

正如推友所言：“在邊疆史、民族史等領域，少數民族裔幾乎沒有話語權，歷史的書寫掌握在中國（漢）本位觀念根深蒂固的漢族學者手中，顛倒黑白之事只會越來越多。”汪暉在書中旁徵博引，滔滔不絕，卻無藏人的聲音，即使有，也是爲他所利用。爲什麼會這樣呢？很簡單，這些人不但是國家主義者，而且還是擁護專制極權的國家主義者。

2011年7月

我的新書《西藏：2008》

三年前，也即藏曆第17繞迥2135土鼠年，我在逐日記錄整個藏地所發生的人權災難的時候，開始想寫一本書，而這本是要以文學的方式來講述一些故事。

我知道，我可能過於地，深陷其中了，於是急切地絮語……我指的是，對2008年的記憶。

那年，藏曆土鼠年八月某日，貢嘎機場檢查森嚴，母親抑制著淚水，與我額頭相觸，以示告別。“現在的拉薩已不是去年的拉薩了，現在的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耳邊響起這意味深長的哀歎，讓我猶自神傷。

旋即，鐵鳥扶搖著巨碩的翅膀離去，一首纏繞我童年的文革歌曲，吊詭地在內心響起：“金色的大雁哟，你快快飛快快飛，飛過了雪山，請你帶上哟，心愛的雪蓮，捎給我想念的北京城，呀啦嗦……”隨著歌聲，我寫下一首詩：

“匆匆告別拉薩——/拉薩已是一座恐懼之城；……匆匆告別拉薩——/拉薩的恐懼，盡在呼吸之間、心跳之間，盡在欲說還休之間、無語凝噎之間；……匆匆

告別拉薩——/拉薩的恐懼令我心碎，容我寫下！”

其實“拉薩的恐懼”，緣於北京。其實我想念的，從來都是拉薩。

那年發生的許多事情，在那些個揪心的日子，讓我寫成《拉薩七日》，曾在2009年的網路上發表，但因激憤，過猶不及……很想平靜下來，以講故事的方式，慢慢地寫，娓娓地道來，但我還是絮語了。

而在書稿交與編輯完成之時，與2008年所遭遇的攻擊一樣，我的博客郵箱及推特同時被劫。之後，除郵箱外，博客與推特非常不易地得以恢復。而破壞者，從我的郵箱竊取本書書稿，附加木馬等兇狠病毒，以我的名義發給與我信件來往的朋友，致使許多朋友的電腦崩潰，或被置於危險之中。

這也是一種暴力，與這本書所記錄的血與火有著某種聯繫。於是有了這樣的意義：真相，從來都爲暴力者所懷疑、所忌恨、所欲摧毀；因此，更值得去記錄。

巧合的是，當這本書終於出版，正值圖伯特又一個“敏感年”，當局稱其爲“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那麼，我願意把本書呈現給世人看——何以在“解放”這麼多年之後，“翻身農奴”要起來反抗“解放”他們的人？何以在圖伯特的大地上，無數走上街頭、縱馬草原的抗議者，幾乎都是在“解放”以後出生的藏人？

感謝安多拉蔔楞寺的喇嘛久美江措，爲這本書題寫藏文。2008年，他置一己安危於不顧，向全世界報告了圖伯特的真相。

感謝藝術家Losang Gyatso，把他的作品贈予這本書，其中即有2008年的記憶。他是如今生活在美國的藏人，1959年離開故鄉拉薩。

感謝安多僧人雲丹、衛藏畫家普布（Phurpu）爲這本書手繪珍貴之圖。

似乎得以解脫了。從那年的秋天，直到第二年，不，第三年的冬天，才算是，似乎從中解脫了。不久，我將再又回到讓我愛恨交織的故鄉——拉薩。

而解脫，本是佛教的辭彙，修行的境界，實則長路漫漫，務必生生世世。那就繼續地記錄吧。那記錄，全都是，必然是，永遠是：圖伯特。

那麼，說吧，記憶！

2011/7/15

淪爲貧困的瑪多

瑪多，黃河的源頭，我第一次到這裏是1997年，第四次到這裏是前不久。當年對縣城的印象是人迹寥落，門戶緊閉，一條窄窄的街道上飄飛著如遊魂一般的紙屑、塑膠袋。而現在，人來人往的街上已經有了名爲“禦膳時尚”的火鍋店，廣場上比飛馬雕像更爲

醒目的是大幅紅色標語“黨的光輝照河源”。

提起瑪多，中國的媒體都承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只有1萬多人口的瑪多被認為是“全國的首富縣”，人均收入最高；可是，僅僅二三十年之後，瑪多卻“成為貧困縣”。追究其原因，中國的媒體都衆口一詞地歸結為牧民過度放牧，致使草場退化，湖泊銳減，水源枯竭，整個生態惡化。而這樣的說法，影響了太多人。

是這個原因嗎？或者說，主要是這個原因嗎？

我見過王力雄在二十多年前漂流黃河時拍攝的照片。其中在瑪多拍的照片最令人吃驚。那完全是成千上萬的人正在競相勞動的大場面。但那不是在開墾荒地種糧食，更不是在放牧牛羊逐水草，而是在爭先恐後地從河水中挖沙淘金。而照片上的淘金者，幾乎都是回族和漢人。王力雄回憶說，好像沒見過有藏人參與淘金。

其實瑪多並非因黃河著名，而是蘊藏有豐富的黃金等礦藏，吸引了無數貪婪者雲集於此。有關資料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幾十萬外地人一窩蜂地湧入瑪多淘金。事實上，瑪多一度富裕並非因為牧業發達，而是因為淘金帶來的黃金交易買賣，增加了GDP和財政收入。需要強調的是，瑪多的所謂富裕並沒有讓牧民們分享，他們依然過著簡單而知足的遊牧生活。

外來者湧入藏地掘礦取金，大片草場被破壞，河床因此而乾涸，野生動物遭捕獵，蟲草等珍貴藥材被采挖，諸如之類的環環相扣，因因相襲，以致後果疊出。從網上找到有關調查表明，瑪多縣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因濫挖亂采黃金，不僅破壞了黃金資源，嚴重毀壞了草場資源，破壞了生態系統的良好迴圈，導致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到1999年，全縣總土地面積的47.8%為沙漠沙礫地、裸地，野生動物數量減少31%。

“中外對話”去年發表《正在消失的藏區草原》一文，採訪了一位當老師的藏人，他歎道：“瑪多現在非常窮了。根本就活不下去。礦挖完了，草原也毀了……”但在瑪多縣的政府網站上，仍然以“地下蘊藏著可觀的礦藏資源等待開發”為招牌，介紹瑪多縣除了到處有砂金，還有煤、鐵、銅、鈷、鹽、硼砂等礦藏，以及石灰岩、玉石等。並且，至今仍在不停地開採金礦。

到底是否存有放牧的問題呢？一位八十多歲的牧民反問，如果說牲畜的刨草對植被有破壞作用，那如今他們所在的地方應為一片荒漠地，因為在他小時候，當地有成百上千的藏野驢出沒。王力雄在相關文章中也反問，“藏人祖祖輩輩在草原放牧了幾千年，為什麼過去生態沒有破壞，也不存在過度放牧呢？”

最後，補充一個致使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即衆所周

知的青藏高原的氣候變化。然而，這當中，同樣有外來人為的因素，我指的是開礦與築壩。

2011-8-17，拉薩

圖伯特需要這樣一座紀念館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的西藏政策發生了變化，於是從1979年起，尊者達賴喇嘛連續派了三個代表團（中方稱其為「參觀團」）回到圖伯特，考察多衛康的狀況。

這其實是飽含人世間悲歡離合的故事。我每每讀到諸多訪問記中的相關片斷，每每看到諸多紀錄片中的相關鏡頭，總是愴然而涕下。其中涉及到甘丹寺的記錄，來自1980年7月到拉薩的第三個參觀團，是這麼寫的：

「以前這裡聳立著上百座大建築，但現在剩下的卻是一行行長長的殘垣斷壁。甘丹寺幾乎是被炸成廢墟的。丹增德通說：『以前我們曾聽說過甘丹寺被毀，但這樣的場面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看上去它像五百年前就已遭到破壞，而不是十二年前。』」

不止是歸鄉的遊子悲痛不已，土生土長的同胞更是如此。丹增德通說：「我們一到，人們簡直就無法抑制住自己。大家爭先恐後朝山下跑來，又哭又喊……指著山上說：『瞧，那就是我們的甘丹寺，你們看他們是怎樣毀了它的啊！』」

實際上，流亡藏人在甘丹寺遇見的正是自發來修復寺院的信眾。不光是在甘丹寺，全藏地在文革之後都興起了修復寺院的熱潮。不過有一點，我持有異議。我覺得，其他寺院應該修復，甘丹寺則不必修復，因為被毀為廢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紀念館。就像許多蒙難的寺院都有文革口號、毛語錄及頭像等遺跡，往事不堪回首，重溫一次都是恥辱，儘管我理解僧俗們將之剷除或塗抹的行為，但還是應該保留下來。

想想看，無論信徒還是觀光客，還是帶著武器的軍警來到甘丹寺，看見綿延的山上佈滿頹垣殘壁，從前茂密的樹林早已稀疏，鳥類的叫聲猶如在向人們介紹這裡發生過什麼。正如德國某地正是當年押送猶太人到集中營的火車站，而今沒有列車，月臺上只有記錄猶太人的人數和被押送日期的數字。一位歷史學者說，顯然「這是最突出的一類紀念，不是關於建造紀念碑，而是留下沒有功能的空間，超越了修復和更新。在這裡，歷史不是被挪進博物館，而是任憑風吹雨打。」

是的，任憑風吹雨打，即便連頹垣殘壁也漸漸消失，我仍然認為廢墟是任何一種修復或復原都無法替代的。如果認為非得重新修蓋仿若從前的建築物才算是甘丹寺永遠存在的證據，這其實是一種對於實相的執

著。

從佛法的角度來說，廢墟與死亡一樣，乃是無常在人世間最為真切的教訓。從美學的角度來說，瘡痍滿目的廢墟遠比嶄新的雕樑畫棟更為美麗。或者，甘丹寺即便要修復，完全可以只修復過去的中心佛殿與過去藏有宗喀巴法體的佛塔，至於周遭緊挨著的廢墟不必還原。只需要用盡財寶來修復那極少的部分，使其顯現出仿若過去甚至超越過去的無比輝煌，而這樣的輝煌與殘破的廢墟錯落並存，將成為圖伯特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觸目驚心的紀念館。

圖伯特需要這樣一座紀念館。

2011/6/15

正在“開發”四大宗教 聖地的北京公司

唯色

七月初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消息，披露在岡仁波齊神山的轉山道上，目前正在修築公路，不久各種車輛可以從山腳下豎立經幡之處直達半山腰的止熱寺，並且路邊已見到豎起的電纜杆。網友惋惜地譏嘲：“總有一天會聽到一首歌，歌名是《坐著纜車轉神山》”。

據瞭解，總部在北京的國風集團下屬的西藏旅遊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西藏的神山岡仁波齊和聖湖瑪旁雍措，將其設為旅遊區。從網上找到《西藏旅遊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顯然把神山和聖湖當作了發行股票的誘餌，歸之為“西藏阿裏神山聖湖旅遊區開發專案”，“包括景區開發、酒店建設、環保車購置、制氧廠等其他設施建設等”。

另外，這個旅遊公司與北京諸多單位及當地政府，將於今年8月聯合舉辦環繞岡仁波齊神山的越野比賽，是一項名為“慈善”的商業活動。

瞭解西藏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的人都瞭解，岡仁波齊與瑪旁雍措絕不僅僅是普通的山與湖，而是藏傳佛教、本教和印度教、耆那教共同認可的最為神聖、無以比擬的“精神之極地”（據說這是佛陀所言），故而在傳統上，朝拜岡仁波齊與瑪旁雍措是信徒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經歷。相反，公路、遊覽車等只是為著引來盡可能多的獵奇者，按當代文化人類學的分析，是一種“旅遊帝國主義”行為，只能構成對神山聖湖的褻瀆和毀壞。

即使暫且不論宗教信仰者在恒久歲月中賦予神山聖湖的各種神聖性，在特定地方保持一塊神聖區域，不妄動那裏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有著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通過文化手段形成的一種對生態的特殊保護，體現了人與自然交融的“文化環

境觀”，既有效地保護了眾生共有的家園，也為人類傳統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這正是屬於全人類共有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理應珍惜，更應尊重。

衆所周知，被稱為“地球第三極”的西藏高原，其山川河流對於全球生態的重要性。目前在藏地瘋狂進行的各種開礦、築壩、旅遊等“開發”，正在對藏民族的神山聖湖和宗教文化，對西藏高原的生態系統，同時也在對全球生態造成難以挽回的毀滅。

今年1月4日，尊者達賴喇嘛在與中國國內人士視頻會面時，江天勇律師提到尊者曾說“冰川溶化、森林消失以及採礦導致水源污染，這些問題不能再等了，但是在政治問題上，藏人可以再等5到10年”，尊者對此表示：“我個人最大的擔憂是，要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生態環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西藏高原的生態遭到破壞，亞洲各大江河的源頭將會受到巨大影響，幾十億人口的生命將會受到威脅。”

而今日以“發展”為名對西藏的瘋狂掠奪，正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所寫：“西藏就像一個失去了行動能力的人體，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巔，從不同方向飛來的鷹鷂，紛紛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從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搶奪主權，或是爭取民意，或是表現意識形態，或是討好國際社會，還有那些貪心不足的商人、盜獵野生動物的槍手、尋求刺激的旅遊者、厭倦了現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湧進西藏各取所需。綜觀歷史，西藏從未被外力擺佈到如此程度，如此無奈、身不由己。”

九年前，我有過朝聖岡仁波齊的轉山之行。至今依然記得，走在五十多公里之長的轉山路上，當岡仁波齊那奇妙的山形兀然顯現之時，恰如目睹一個具象化的佛教象徵——曼陀羅，它是如此地清新、明澈，無汙無染，令人感悟。當然，對於非宗教徒來說，它只是一座平常的礫岩層山體。而對於唯利是圖的商人，它今天成了吸引獵奇者的誘餌和獲利工具。

2011/7/7

（文章只代表rfa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達賴喇嘛接受 「德雷沙修女國際關愛獎」

7月13日，接受了由美國關愛機構共同主席、國會參議員湯姆·達沙爾（Tom Daschle）和波布·杜爾（Bob Dole）代表該組織授予的「德雷沙修女國際關愛獎」（Mother Teresa International Caring Award），該榮譽是表彰尊者畢生促進關愛、慈悲和公眾服務價值。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壞性使命

(瑞典) 茉莉

六，真正目的是政治控制和土地掠奪

那麼，中共在高原搞大遷移運動的目的究竟何在？境內一些藏族官員私下向海外藏人透露：“說是讓牧民定居，並不光是考慮環境，而是政治考慮。以前牧民在高原廣大的土地上流動，中共的政治措施推行不力，無法管束宗教信仰虔誠的藏民。現在讓藏民搬到交通方便的城鎮定居，把他們圈起來便於管理，中共的公安可以隨心所欲地監視他們。”

中共的禦用學者也在其高度評價安居工程的文章中，承認其政治目的是：“有利於破除達賴集團散佈的謠言，夯實農牧民維穩的思想。”（西藏社科院張佳麗：《西藏農牧民安居工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中共官員很高興地說：藏民遷居後“求神拜佛的少了”，達-賴-喇-嘛的影響小了，西藏農牧民能“聽到黨中央的聲音”了。在2008年藏區爆發抗議運動之後，爲了“維穩”，中共加速了遷移藏民的運動，可見其政治控制的需要。

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中共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掠奪土地。一位藏人在在記錄片《不再恐懼》裏說：“中國人說西藏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生活艱苦，孩子們上學會很艱難。這是他們的一套說辭，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不說出真相的原因是，我們的土地非常有價值而且自然資源豐富，他們想獲得這些資源，於是他們用花言巧語欺騙我們。就像哄小孩一樣，讓我們搬遷。”

一位元藏族女記者告訴我，她的家鄉天峻縣是青海湖西北的一個小縣城，原本是資源豐富的天然牧場。八十年代因開發木裏煤礦，那裏的環境被污染後再也看不到藍天。現在該地成了官方讚揚的執行安居工程很成功的典範，但藏族牧民搬到縣城後窮得叮噠響，政府官員卻由於礦產而大撈油水。這個本地人口不到兩萬的縣城，現在已有八、九萬外來移民。去年那裏發現了珍貴的“可燃冰”天然氣，馬上就要動工開採了，據說縣政府又收到要接受外來移民十萬人的上級文件。

另一位藏族朋友向我解釋說，中共把西藏人趕到城鎮中，將大片的土地以極爲廉價的方式收歸國家掌控，這樣，以後他們任意開採或利用土地，都不會再有藏人抗議的雜音。這位藏族朋友還認爲，中共奪取城市附近的土地是爲了漢人移民。由於內地人口衆多和資源的枯竭，漢人向西部移民是中共解決困境的有效

途徑。壟斷一切的專制政治體制，也使當權者有爲所欲爲的可能。當藏人要求自己的土地權時，中共官員帶著警察上門，威脅說：“天是國家的，地也是國家的。”

這是漢人與藏人之間的一場嚴酷的生存競爭。過去藏人在高原上過遊牧生活，其生存方式的突出特點，就是需要十分廣袤的地域。多年來靜悄悄推行的“安居工程”，讓漢人成功地奪取了藏人的土地，壓縮了藏人的活動範圍，破壞了其生存環境。圍繞土地問題的爭奪，展現了安居工程非常殘酷的一面。

國際社會也看到了這一點。今年三月，在柏林召開的“地球第三極正遭遇危險-中國在西藏的環境政策”的研討會上，澳大利亞科學家拉菲特談到西藏牧民現況，說：“真正搬遷的原因是，爲了讓中國移民得到更合適的生活環境。中共政府或許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他並猜測西藏牧民目前居住的貧瘠地區，未來可以成爲中國農產品的處理區。德國能源專家法蘭茲則暗示說，中共在西藏高原展開激烈的自然資源開發。

馬克思曾經指出：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爲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這也是西藏人的悲哀，失去了主權，也就失去了生產力的所有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權。

七，與世界其他被遷移的民族相比較

曾幾何時，我們見過如此規模巨大的民族大搬遷？

在19世紀晚期，一位名叫哈姆林·加蘭的美國作家在談到印第安人的狀況時寫道：“這個大陸原來的主人現在已被白種人（像圈牲口一樣）拘禁起來了。”爲瞭解決西部開發中的土地問題和種族衝突問題，美國政府對印第安人實行了“保留地制度”。至今爲止，有一百多萬美國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聯邦政府劃定的314個保留地內。

然而，對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制度和當今中共在西藏的安居工程，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在白人進入美洲的十六世紀，印第安人尚停留在古代氏族制度時期，以狩獵爲生，一直沒有形成有效佔有和開發土地並確認其主權的制度。而西藏人

早在西元七世紀的松贊幹布時期，就結束了氏族制，建立了強大的吐蕃王國，並學習中國唐朝實行“均田制”一類的土地分配之法。可以說，西藏的土地一直是有主的。

其次，美國廣泛推行“保留地制度”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那時候，國際社會一些基本的人權理念和原則尚未產生。近幾十年來，聯合國制定了“確保任何人不被強迫遷移”的原則，通過了《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其中包括承認和尊重土著人民傳統上擁有土地的權利。在二戰之後，保護人權已成了普遍的理念，美國政府也改變了對印第安人的政策，在保留地採取了一些優惠經濟政策，並以金錢補償印第安人。而中國政府對西藏人權利的侵犯，發生在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人權準則之後。

再次，美國印第安人在保留地裏，是完全自由的和自治的，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立憲政府，選舉各級官員；開辦學校，發展教育；印刷報紙，出版書籍；興辦農業、牧業和貿易。雖然受到白人文明的衝擊，但他們仍然在保留地裏創造出繁榮的印第安文化。而西藏人在“幸福新村”裏享受不到自由和民主，無法保護自己的民族文化。

綜上所述，西藏人的處境不能與美國印第安人比。但我們回顧1944年被蘇聯政府流放的車臣民族的遭遇，可以發現，中共針對藏民的大遷移工程，與史達林將整個車臣民族從高加索山區流放到哈薩克平原的做法，具有一些可比性。

導致蘇共流放車臣人的主要原因有：各民族爭奪包括土地在內的生存資源，高加索地區的石油資源豐富，當地有激烈的民族宗教衝突，車臣人不肯放棄民族獨立的信念，並反抗蘇共推行的集體化政策。於是史達林制定了“深謀遠慮的計劃”，以火車運走四十九萬車臣人的方式，徹底解決車臣問題。

比較起來，蘇共流放車臣人與中共搞安居工程的動機很有點相似，只是史達林的做法過於簡單粗暴，導致車臣人民後來以恐怖手段報復俄國。而繼承了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經驗的中共，其謀略更深更陰險，手段更現代、更細緻，他們會擺出一副偽善的面孔，營造出西藏人民幸福遷居新村的門面，來掩蓋自己真正的目的。

八，弱者有武器，安居工程後果難料

就長遠的歷史影響而言，藏區安居工程所能發揮的最大功能，可能是對西藏人整體的強制漢化和改造。這樣的後果令人悲哀而無奈。從歷史上看，大漢民族曾同化了威武一時的蒙元滿清，現在以強大的經濟勢力與武裝力量做後盾，同化一個小小的藏族似乎不在

話下。

但世間的事情總是充滿了悖論。有藏族朋友從另一角度分析說，西藏人將會在被欺侮的過程中形成完美的現代民族主義，這樣的安居工程甚至會為西藏的自由事業帶來利益。因為，以前西藏人分散在250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土地上，常常吃地域或教派分裂的苦頭，沒有辦法集中起來，而現在，藏民族有了集中起來一致對抗壓迫的機會。

那麼，在如此相差懸殊的強弱勢對比之下，弱勢的西藏人如何抗爭呢？最近，唯色報道藏族僧侶在玉樹地震中的傑出表現，談及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斯科特關注的是，受剝削者如何應對種種壓榨他們的力量。他發現馬來西亞農民“日常生活裏的反抗形式”，即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

唯色說：“對於我們而言，抗爭的資源就是與我們自己的宗教、傳統和文化相關的一切。”最近，四川阿壩格爾登寺一位年輕僧人高喊“西藏需要自由”的口號在街頭自焚，中共軍警企圖強行帶走其他僧人。為守護格爾登寺的僧人，阿壩百姓全體出動，不分晝夜地睡在道路上。寺院的仁波切呼籲當局停止暴行，並警告說：“再多的軍隊和監獄，也可能是不夠用的。”

在反對殖民主義這一點上，馬克思是比較徹底的。只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現已成了強權統治階級，成了蠻橫的殖民者。此時我們重溫馬克思關於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論述，不但極具反諷的意味，而且仍然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1年五、六、七月號

達賴喇嘛結束歐洲五國 慈悲之旅返抵達蘭薩拉

8月25日，達賴喇嘛尊者圓滿結束從本月11日至24日在歐洲的瑞士、法國、愛沙尼亞、芬蘭和德國五個國家的慈悲之旅後，於印度時間今天（25日）上午10點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達蘭薩拉。

在赴歐洲之前，達賴喇嘛尊者於本月10日出席了由印度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inorities, NCM）在新德里主辦的演講會，並就人類道德價值開示演說時，對英國騷亂事件表達震驚，呼籲英國政府和有關人士就事件展開徹底調查，防止今後再度發生類似事件。此外，對於印度存在的貪污腐敗現象表達了遺憾和擔憂。

銘記這第三位自焚的僧人——諾果

來源：朱瑞博客

作者：朱瑞

15日。很早的早晨，我又一次被電話驚醒。

是達蘭薩拉的一位出家人打來的。告訴我，甘孜州道孚縣的一位僧人自焚了！

我無語，對方以為我沒有聽清，一再問：“能聽清嗎？”

我想說，不僅耳朵聽清了，心也聽清了。可是，那一瞬間，我無語。

西藏，一個尊重生命甚於一切的民族，一個自殺率原本在世界最低的民族，為什麼在今天，一次又一次地出現這種讓舉世震驚的悲劇？！

一個不爭的事實：西藏境內，不僅連起碼的人權都在被剝奪，甚至連生存的權力也正在被剝奪！

每一位西藏人的血，都在印證中共的罪孽！強烈譴責中共當局在西藏的殘酷殖民！

希望每一位中國人，能夠在這個特別的時刻，站出來，真正地支援西藏神聖的自由事業！這也是把我們自己從這個黑色政權中，解救出來的開始。

朱瑞寫於2011年8月16日夜

西藏林周縣藏人抗議當局開礦多人遭捕

【挪威西藏之聲7月8日報導】為了抗議中共政府隨意掠奪和開採西藏豐富的礦產資源，破壞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境內藏人紛紛發起各種和平示威活動，但遭到中共當局的嚴厲打壓和拘捕。

據西藏流亡政府網站消息，中共當局從1998年開始在西藏首都拉薩市林周縣旁多鄉境內對各種礦產資源進行初步勘探，近期，為了開採當地礦產資源，並避免受到當地藏人的抗議，特意宣佈將為本地無業藏人提供工作機會等，但正式運行採礦工作後，當局不僅沒有給當地藏人參與機會，相反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隨意砍伐森林、污染河水等，引發當地藏人的強烈不滿，同時向有關部門進行請願，呼籲停止開採礦產資源。消息指出，今年4月份，林周縣旁多鄉藏人被迫無奈中，舉行和平示威活動，試圖阻攔破壞生態環境的採礦專案，但遭到中共軍警的殘酷鎮壓，並拘捕了現年30多歲的阿旺益西、白瑪傑布、邊巴堅參和曲尼唯色等藏人，其中邊巴堅參遭到暴力毒打，目前這四名藏人下落不明。此外，中共當局之前在林周縣旁多鄉境內以新建水電站和引水工程為理由，強行讓當地藏人搬遷到別處等，使民衆生活帶來嚴重影響。

達賴喇嘛：永不會忘記中國境內的佛教徒

【vot7月13日報導】達賴喇嘛尊者於本周二（12日）特別接見了約40名專程前來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時輪金剛大灌頂」的中國大陸佛教徒。尊者表示，他將永不會忘記中國境內的佛教徒。

有關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駐北美辦事處華人聯絡官貢嘎紮西向本台特派記者介紹說，（錄音）這次尊者在午休時間特別接見了來自中國上海、北京、深圳和四川等地的佛教徒，其中上海人最多，他們大部分是年輕人。接見地點是法會場地維利松中心的一間房內。在接見前，他們虔心祈禱，表現得非常興奮。

達賴喇嘛鼓勵這批中國大陸人士要做一名符合標準的佛教徒，並強調，他永不會忘記他們，不過能否到中國全在中共領導人手中。貢嘎紮西表示，（錄音）尊者首先向這批從中國特到美國參法的佛教徒表達了問候。尊者說，佛教徒口中只念誦阿彌陀佛、常到寺院拜佛燒香是不夠的，真正的佛教徒是要瞭解佛法教義。尊者說，近來從中國到印度達蘭薩拉拜見尊者的佛教徒越來越多，有些人還呼籲尊者不要忘記在中國境內的佛教徒，對此感到傷心，尊者強調，不是他不願意到中國，而是中共政府不讓他入境，儘管如此，他將永不會忘記中國境內的佛教徒。尊者還說，虔誠的信仰能從內心發起，就不必在乎師徒間距離的遠近。隨後這批佛教徒與尊者進行了留影，他們將自己的念珠和護身符等從尊者處接受了加持，其中很多人都激動地哭了起來。

達賴喇嘛於星期二下午還在華盛頓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專訪。（錄音）有關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駐北美辦事處華人聯絡官貢嘎紮西表示，尊者主要介紹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進程，以及將政治和行政權責移交給新任領導人的背景和原因等。尊者強調，退出政壇不是說將休息下來，而是繼續從事畢生所努力的事業，也就是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促進宗教和諧與人類道德的事業上。

就達賴喇嘛尊者是否有計劃會晤美國總統歐巴馬方面，貢嘎紮西表示，（錄音）達賴喇嘛尊者在這一方面說，這次主要是以宗教形式訪問美國，聚集的人士也特別多，如果在傳法期間獲得機會受到美國政府領導人，包括作為朋友的歐巴馬的接見將表示歡迎。

據瞭解，達賴喇嘛尊者在華盛頓特區還向「時輪金剛灌頂法會」的700多名贊助者進行了特別開示，鼓勵大家繼續發揚人類道德價值，做一名21世紀的佛教徒。

第14世達賴喇嘛

日期：8/9/2011

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作者：史東

7月6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日子，它是世界名人達賴喇嘛76歲的生日。達賴喇嘛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風雲人物，他在世界上有無窮的追隨者，而且他的道德感召力也讓非常多的人為之傾心。

達賴喇嘛於1935年7月6號出生在西藏東北部的一個小村子裏面，在他2歲半的時候，就被認定為第13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再現，並於1940年2月22號正式成為第14世達賴喇嘛。當時中國正處於抗戰的階段，國民政府雖然有專門的蒙藏委員會處理蒙古、西藏事務，但是大敵當前，西藏治理有名無實。

在國共內戰期間，西藏為了避免捲入戰爭，引火燒身，決定驅逐國民黨駐藏人員。可是1950年，解放軍大舉進攻西藏，實行軍事佔領。迫於形勢，1954年達賴喇嘛趕往北京會見毛澤東，進行了和平的談判，達成了西藏自治的共識。

但是中共的自治承諾卻帶來了大批中共漢人幹部進入西藏專政，自治有名無實，引起西藏人的不滿。1959年拉薩的藏人舉行武裝反抗，被解放軍鎮壓，達賴喇嘛被迫逃往他鄉，到達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印度地區，組織了流亡政府，至今已有好幾十年的光陰。

在流亡的幾十年中，達賴喇嘛苦心經營、不斷努力。他最成功的舉動，是在60年代初期派遣大批的西藏兒童到歐美去留學。目前這批人遍佈歐美各大政治中心，成為影響世界輿論的重要人物。

但是目前西藏問題在世界政治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和顯眼，和達賴喇嘛本人的道德修養密不可分。

追根到底，達賴喇嘛並不是一個政客，而是一位學問高深而又平易近人、直話直說、具有巨大寬容情操的和尚。他之所以成為600萬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並非是他有什麼指點江山的鼓動性氣質，相反，凡是和他見過面的人都無不被他真誠、正直、開朗的性格所迷住。這和中共的領袖們一天到晚指著別人的鼻子教訓人、而又故弄玄虛、玩弄深沈的專製作風，形成鮮明的對比。

和中共對達賴喇嘛的攻擊、謾罵相反，達賴喇嘛並不是主張西藏獨立的，而是要求中共給西藏真正的自治，讓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西藏人認為不管北京給與西藏多少的投資，那都是施捨性的。從1987年開始，達賴喇嘛向中共多次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奇怪的是在中共向臺灣高唱和平統一的時候，卻一直對達賴喇嘛的和平計劃一籌莫展，不知如何回答。

達賴喇嘛是一位哲人，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是由於愚昧無知造成的，這包括武裝衝突、大自然的毀滅、貧困、饑餓等等。同時，達賴對講假話和詭辯深惡痛絕，他對真理、自由的追求有熾熱的愛。正因為如此，他十分敬佩中國學生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表現出的說真話的勇氣。

在1989年12月10號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達賴喇嘛向全世界表明了他對中國學生的敬佩。他說：“在中國六月份的民主運動雖然被殘酷的暴力鎮壓，但是我並不認為這場

運動算是白費。

因為在中國人民中間，自由的精神又被重新點燃。這種席卷世界各地的自由精神所造成的影響，中國政府無論如何無法逃避。這些勇敢的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當著中國的領導者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展現了一個偉大民族的人性和良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根據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校）

致西藏新任噶倫赤巴的賀信

尊貴的西藏流亡政府新任內閣部長洛桑桑蓋先生：

值此吉祥圓滿的盛夏時刻，請允許讓我謹以“國際漢藏友好協會”的名義，向閣下致以我們最誠摯的祝福和祈願。

您的當選使得世界見證了具有四百年歷史的西藏甘丹頗章政權，在偉大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領導和推動下實現了和平有序的重大變革。正如您在就職演說中所指出的那樣，它不僅僅是您個人的成功與榮耀，它更是繼續延展偉大的達賴喇嘛制度的歷史合法性的重要體現。正因如此，我們在此也要同時特別呼籲中共當局能夠尊重西藏歷史事實，在充分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繼續展開互利雙贏為目的和平對話，使西藏問題最終能夠無論是在法理上還是在道義上都能獲得圓滿的解決。

正如一位華人作家所寫的那樣：支撐自由西藏運動的“西藏精神”直接來自“悲憫”與“和平”的文化遺產。此種文化遺產使得他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拒絕與奴役者同流合污，苦難中信守著自己的人格和尊嚴。這樣一個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人類的希望所在。我們期待閣下領導西藏人民繼續繼承和發揚此種西藏無與倫比的精神文化遺產，從而不僅僅是給苦難中的六百萬西藏人民帶來希望與信心，同時也給13億中國人民以希望和信心。因為我們堅信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文化與信仰的重建問題。而您的當選已經帶給中國人民以巨大的啟示。

您的當選是西藏人民在流亡的苦難中創造的眾多奇迹中的最為輝煌的成果之一。它向世界展示了流亡藏人對於真實的民主和人類自由普世價值的認同。流亡藏人的民主選舉顯示西藏的團結與統一是在建立在普世價值觀基礎之上，它超越了地區、教派、性別、族裔、信仰和代際的差異。我們期望中共當局能夠體認流亡藏人在苦難中奉行的這種普世價值觀念以及他們的民主實踐的價值和意義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意義。

國際漢藏協會將盡力為閣下以及閣下所領導的流亡政府提供盡可能的支援。藏人頑強的意志、拼搏的勇氣和獻身精神，以及以慈悲為價值核心的信仰將激勵所有向往自由的人們共同為使尊貴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早日回歸聖地拉薩，藏人重獲自由與尊嚴而努力。國際漢藏協會秉持偉大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教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理念，將於閣下和閣下領導的流亡政府一起，持之以恆，頑強拼搏，共同奮鬥，為最終實現漢藏和解盡一份責任與義務。

祝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

祝願閣下任期內萬事吉祥圓滿！

國際漢藏協會（美國紐約）主席：薛偉 2011年8月10日

請關注：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

喇嘛久美，1966年生人，今年45歲。拉卜楞寺僧人。法名久美江措，身份證名久美，外號久美果日。老家是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九甲鄉錄堂村。他出身農家，13歲到拉蔔楞寺出家為僧，曾經擔任“喇嘛樂隊”隊長、拉卜楞寺喇嘛職業學校校長、拉蔔楞寺寺管會副主任。然而，從2006年至2011年，五年間，喇嘛久美四次被捕——

1、第一次被捕：

2006年1月，喇嘛久美持護照去印度接受尊者達賴喇嘛傳授的時輪金剛灌頂，並拜見了尊者達賴喇嘛。他回到拉蔔楞寺後受到當局懷疑，於當年4月被甘南州公安局抓捕，關押四十多日後因證據不足獲釋，重返寺院。這是他第一次被拘押。他當時被沒收現金上萬，是為其他寺院縫製帳篷的籌款，至今這筆錢未歸還給他。

2、第二次被捕：

2008年3月14日和15日，夏河縣僧俗回應拉薩抗暴事件，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15日被鎮壓，隨後許多僧俗遭到抓捕。喇嘛久美當時在自己僧舍中，並沒有參與這兩日的抗議遊行，卻被當局懷疑是策劃者，從3月22日起，他被無端拘捕、刑訊逼供一個多月，差點死在審訊室裏，後送醫院搶救治療方活下來，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回到寺院。

3、第三次被捕：

2008年9月3日，喇嘛久美在公諸於世的一卷錄影帶中，一人面對鏡頭訴說長達20分鐘，用真的面孔真的聲音真的名字，對2008年3月以來的西藏事件提供了完整的證言，表達了身為普通藏人僧侶的希望。（見<http://www.voanews.com/tibetan/archive/2008-09-2008-09-03-voa1.cfm>）。

在錄影帶被美國之音藏語電視節目播出之後，11月4日中午約1點，有七十多個軍警（其中有夏河縣公安局的警察）突然包圍他的僧舍，從他的僧舍將他抓走。在長達整整半年的拘押之後，經兩位中國維權律師李方平和江天勇的努力，喇嘛久美於2009年5月3日獲得釋放。

4、第四次被捕：

2011年8月20日上午，喇嘛久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被捕。原因不明，可能與他在2008年以錄影方式向全世界公開作證、披露藏地被壓迫真相有關，屬於秋後算賬。但不知道是否與中共指定的“漢班禪”前不久去拉蔔楞寺有關。

8月21日下午，有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喇嘛久美在拉蔔楞寺的僧舍，沒收了電腦、達賴喇嘛的法像、光碟以及喇嘛久美的手稿。抓捕他的警察，可能來自甘南州與甘肅省。

目前，喇嘛久美下落不明。

有藏人網站最先報道了喇嘛久美被捕的事件：http://www.sangdhor.com/list_c.asp?id=4381。並有自由亞洲藏語節目等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

強烈呼求國際關注！！

延伸閱讀：

還在抓人：拉卜楞寺喇嘛久美今日被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1/blog-post_3003.html

拉卜楞寺喇嘛久美被當局拘押42天仍無任何說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2/42.html>

喇嘛久美的入獄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1/17.html>

喇嘛久美回家了！！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5476.html

從寺管會副主任到民族英雄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20.html

紮仁博：勇氣和智慧——“喇嘛久美事件”對境內藏人的啟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19.html

勇氣與智慧，缺一不可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5/blog-post_29.html

-----唯色

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建設與中國民主化

作者: 曾建元

辛亥革命確立中國民主權最高性

今年是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國的第一百年，很多中國人宣稱這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我們臺灣人頂多隻承認這是亞洲至今維持最久的民主共和國。一百多年前，大清帝國的滿洲權貴因為無視於世界潮流、民心思變，對於立憲的準備與推動毫無誠意，錯失了變法改革的機會，最後導致革命軍興，而以武昌新軍起義為引信，在中國本土南方各省以及蒙古、西藏獨立的浪潮中，不得不由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奉隆裕皇太后葉赫那拉·靜芬懿旨，下詔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國體定為共和立憲，從此結束了三百年國祚。

就在辛亥革命的前十五年，臺灣才因為抗拒割讓日本，一度宣佈獨立別立民主國。臺灣民主國是中國宇宙洪荒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標榜立憲主義和民主共和的國家，也是亞洲真正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則是在中國本土上根本地終結了君主世襲的封建體制。袁世凱中華帝國和張勳擁護愛新覺羅·溥儀復辟的失敗，充分地證明瞭主權在民和立憲共和已成為中國人民政治意識的重要組成，同時也成為近現代中國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源。因此，作為法統的國會，是歷屆北洋政府和南方護法政府合法性之爭的核心問題，而無論是國民政府的制憲，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也都必須在形式上完成以國民制憲權為其精神的民主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建構。辛亥革命的最大意義與成就，就是從此確立了國民主權的最高性。

中國國民主權民主實踐的理念和經驗

五十年前，中華民國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公民投票方式經由人民自決確認其獨立建國的事實，進而在政治協商會議的基礎上，增補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進行制憲。我必須指出，制憲國大代表在臺灣雖然是由臺灣省參議會選舉產生，但臺灣省參議員選舉是一次自由的普遍選舉，制憲國代的間接選舉也符合了自由選舉的精神，而在中國大陸舉行的制憲國代區域補選，基本上也是自由選舉，這一歷史說明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中國已經具有舉辦全國性自由選舉的一定能力，而事實上，所謂地方自治，早在清末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經以上海、天津為前導，由清德宗於一九零九年頒布〈城鎮鄉地方

自治章程〉，開始在直隸和奉天省的鄉鎮一級進行試點試辦了。

以〈政協憲草〉為藍本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並未因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而成為歷史的陳跡、中國求索民主過程中一件供人憑弔的紀念文件，而是至今仍在臺灣有效施行的憲法文本。其雖然與臺灣的空間條件有所扞格，但卻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立憲主義民主憲法。〈中華民國憲法〉以和平建國為目標，明確表述了中華民國基於民族、民權與民生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和方略，揭示了對於中國人民基本權利、省縣地方自治和蒙古西藏民族自治的保障，人民作為國家的主權者以自由的選舉決定中央政府以至省縣各級地方政府政權歸屬的權力，以直接民權、權力分立制衡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確保民主與人權的機制，以及國家有關外交、國防、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基本國策的民主原則，儘管頒佈施行未幾，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間即展開戰爭，在中國本土上乃另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進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華民國憲法〉的理想沒有機會在中國本土實現，但一方面它畢竟曾經是中國在立憲與民主化上種種思考與嘗試的歷史見證，另一方面，它所標榜的理想和價值，則又指引著臺灣民主化的道路，提供臺灣黨外反對運動批判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各種思想材料和運動養分，也提醒與催促著蔣經國、李登輝領導黨國展開寧靜革命和平轉型。而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已是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這一事實正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價值和可操作性的最佳證明。這說明瞭民主制度可以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主義得以實現的一條途徑，從公民人格的型塑、人民公共意識的自覺和公民社會壯大的需要等方面來看，民主是實現民本主義天下為公理念國家行政成本負擔最輕社會效益最高的最佳途徑。源自西方的憲政民主成功地嫁接在繼承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土地上，這一事實再次說明瞭，憲政民主仍是辛亥革命百年來為中國人所值得追求的現代化目標。〈中華民國憲法〉飽滿地刻畫了半世紀前中國人對中國民主化的熱情、信心和理想。現在的中國本土，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國民素質遠遠超出當年的大清帝國和中華民國，有什麼

理由以國情不合或為維持社會和諧穩定來拒絕自由的民主呢？

西藏流亡民主的超凡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段曲折逆流，它的黨國對於社會的控制程度，遠遠超過國民黨的黨國，非但架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同時也讓紅色權貴以權換錢，成為新的剝削階級。人民共和國是這個黨國虛假的稱法。儘管如此，它追求經濟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建國理念，則曾經感動了無數的中國人為它獻身，甚至於包括一九五一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的西藏法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即多次表明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藏區推動以民主改革為名的土地重分配和所謂解放農奴政策之前，一九五四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便已親自主持西藏改革委員會，對西藏進行土地改革，並蠲免窮人稅負。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西藏民族出中國，在印度達蘭沙拉延續了甘丹頗章王朝，而竟從此和海外十數萬藏人共同創造了一項政治奇蹟：民主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的堅信和領導下，西藏甘丹頗章流亡政府得以立憲主義原理重建權力分立的民主政府架構。一九六零年西藏人民議會成立，一九六三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頒布〈西藏民主憲章草案〉，當時年紀未滿三十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經身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因目睹印度國會民主而深受感召，親自在〈憲草討論稿〉當中提出議會得罷免達賴喇嘛的條款，惟不為流亡人民所接受。一九六五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再又廢除了貴族制度，落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流亡政府對流亡社區人民進行民主訓政後，一九九一年六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批准並頒布了他於前一年強力推動制定的〈流亡藏人憲章〉，並且歷經了十年的討論和審議後，在〈憲章〉中確立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分別由西藏三大地理行政區、五大教派和北美洲、歐洲流亡藏人選舉產生的方式，而在建立起完整的議會制度的同時，〈憲章〉也引進了公民投票制度，達賴喇嘛可就他所反對的議會法律複議案送交全民公決。

西藏流亡政府噶廈的統治正當性基礎，則首由擁有政府最高權力的達賴喇嘛的直接任命向議會選舉轉移，首席部長噶倫和各個部長皆改由達賴喇嘛提名兩名以上候選人經人民議會選舉後任命，二〇〇〇年一月第十二屆議會依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建議修憲，噶廈改由全體西藏流亡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之噶倫與其所提名之各部部長人選經議會多數同意後產生，首任民選噶倫，即由自卸任議長職務後轉戰噶倫成功的桑東仁波

切羅桑丹增當選，二〇一一年八月，當選第三屆民選噶倫的洛桑僧格則將率領第十四屆噶廈就任，別具意義的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早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已主導第二次西藏全國大會通過修憲，將其國家元首權力全部下放，自行終結了達賴喇嘛的政治職務，民選噶倫今後將兼領國家元首的職權，其憲政上的地位，乃已相當於總統制國家中的總統。一九九二年二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發表〈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一文，表明當西藏獲得自由以後，西藏未來政體將是一個世俗的總統議會制民主政體，將選出總統取代達賴喇嘛擔任國家元首，屆時達賴喇嘛不會在政府中擔任任何傳統的或政治上的職務，二〇一一年西藏雖然還未能自由，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則已毅然決然提前展開並完成了流亡政府的世俗化民主政治轉型。最新修正的〈憲章〉第一條規定：「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是西藏民族的怙主、藏人至高無上的領袖和導師、西藏民族統一的代表及合法的代言人」，而僅以民族保護者與象徵的地位，對「西藏民族的道德品行、宗教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與西藏問題的得到解決」提供指導。

經過流亡藏人五十年的努力奮鬥，西藏甘丹頗章王朝神權政體，歷經和平轉型，從此蛻變為民主共和政體。佛家眾生平等的理念，和〈世界人權宣言〉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在這裡美妙地連結融合，造就出西藏民族在流亡中建立現代化憲政民主的亮眼成就，西藏流亡民主的經驗和智慧，不單單屬於流亡社區，也屬於全人類，乃至於中國。因為它證明瞭憲政民主價值的普世性和應然性。只要擁抱和信仰自由民主，相信人民，民主便可能在不斷的制度完善和人民意識的啟蒙覺醒中逐步紮根和實現。而最值得一書的是，西藏的流亡民主轉型，是變革模式的一種典範，完完全全出自於領導菁英的自覺，事實上，流亡社區從沒有出現挑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政教雙持政體的反對意識和政治力量，因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這種自覺的轉型選擇，比之臺灣蔣經國、李登輝夾雜有因應國民黨政權在反對運動挑戰下的生存與延續策略考慮，乃更加崇高和純粹。

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途徑

讓我們再次回顧中國大地百年來的民主化歷程，辛亥革命給了我們三個啟示：第一，清朝的鼎覆，是因為滿清權貴不能審時度勢，因勢利導，積極展開立憲共和。苟且因循的結果，就是使鬱積的民怨不得不藉由革命爆發出來，而導致自身的滅亡；

第二，武昌起義後，當時中國各地方紛紛宣佈脫離清朝而獨立，顯示省從元朝以來已成為穩定的行政、地理、文化和認同的單元。在這一基礎上，中國的自

由化與民主化可思考按各省區和直轄市情形個別展開，不必全國同步進行。而各省獨立，同時裂解大一統之意識型態，在中國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政權轉移方式；

第三，辛亥革命嚴格說來並非代價慘烈、國民犧牲巨大的革命。在南方各省獨立建立民國之後，清朝政府盱衡南北實力、民心向背，很快就決定要停止武裝鎮壓，與民國臨時政府進行和議。而當和議一成，清朝便順利宣佈禪讓。當時清朝仍掌握北中國，論國力仍足以與民國相抗，儘管面臨各省獨立風潮，負隅頑抗、南北分治仍有其可能，但何以形勢急轉直下，原因在於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接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為條件，向民國承諾將迫使清帝退位，終結帝制，而清帝選擇退位，則並無虞政治清算報復，仍可保留相當尊嚴。這裡說明瞭和體制內改革派的合作，可以相當程度地控制民主轉型的社會成本，使之儘量和平完成，而體制內的改革派，也應有此體認，只有主動投向改革，身家性命和既得利益才有可能獲得保全。

中華民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及其於世界冷戰結構崩潰後在臺灣的民主轉型，兩次結局迥然不同，而更皆有不同國際因素。戰後由訓政轉為憲政的失敗，固然和民國政府迷信可以主導轉型而輕視共產黨為首的反對力量有關，但美國對共產黨本質的誤判，撤除對民國的支援，任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對共產黨提供後援，以致朝野形勢逆轉，亦是重要原因。臺灣民主轉型以寧靜革命方式獲致極大成就，則與國民黨政府在蔣經國的領導下，自臺美斷交後仍堅定親美外交路線有關，民主轉型是臺灣持續獲得美國同情與支援，而得以作為美國和西方普世價值的象徵陣地，而在冷戰後繼續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選擇，而臺灣的領導者則智慧地在被美國和世界拋棄後看到了這條唯一的出路。因此儘管反對力量仍不足挑戰國民黨黨國，國民黨仍決定轉化其統治正當性，這一決定使國民黨此一外來威權政權走向本土化，而竟得以在臺灣長期存續和二度執政。

西藏流亡民主轉型，更是一由政府絕對主導的過程，流亡社區在自由的國家印度的土地上，加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英明睿智的領導，雖然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今日身後問題逐漸浮現，但自流亡印度起，從沒有實現民主化的現實迫切需要，其之轉型自始即為擁抱普世價值，並使西藏與歐美自由世界形成價值同盟，成為普世價值的象徵陣地，在價值與戰略的選擇上，乃更見其智慧和難能可貴。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化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中共領導人至今還未顯現出面對民主轉型的信念和準備。他們以政治專制和經濟剝削所建立起來的所謂中國發展模

式或北京共識而沾沾自喜，聲辯只有依賴專制，才能有效解決中國眾多人口對於地球環境資源的消耗性消費。殊不知，共產黨集團的寡頭統治，縱容各級各地山頭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以維持與壯大其利益共同體，才是中國社會人文與自然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共產黨恃強凌弱，視民如盜賊，投入龐大的國家資源用於愚弄、鎮壓和監視人民，卻吝於解民於倒懸，在社會福利、司法獨立和資訊公開等方面做同等的國家投資，共產黨更一意壟斷國家權力資源，除了為其張目的合作黨派外，絲毫不願開放政權與黨外分享，甚至允許有反對黨的制衡監督。中國大陸朝野、官民和民族間的矛盾尖銳，社會信任脆弱，一旦發生動亂，確實除了共產黨之外，沒有一個有實力的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維持整個治理的局面。如果是如此，則共產黨更應該要主動勵行國政和黨制的民主改革，下放壟斷性權力，緩和社會對立，而且要從中華民族長遠的利益福祉來看，投入資源、創造條件，在中國建立公民社會和實現地方自治，培養人民參與國家和公共事務治理的能力，改造民族性使之融合於當代文明世界秩序。這是有權力者的責任倫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來，我們看不到這種願景和承諾。這並不是空談和幻想，實際上，辛亥百年歷史便提供了豐富的教訓，〈和平建國綱領〉和〈中華民國憲法〉曾經提出了具體的構想與步驟，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經驗，也可以凝結出有效和可行的作法，一切只看共產黨願不願意公開宣示和擁抱自由民主的價值，學習蔣經國、李登輝、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智慧和決斷，提出時間表，承諾如何踐行而已。令人遺憾的是，共產黨至今仍在高倡中國特色，誇炫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充分顯露其毫無反省與自覺，這是中國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共一旦崩潰，中國人民所承受一切災難的根源。

西藏和臺灣要合作反共，共同實現被中共壓迫人民的解放

臺灣位居海角，西藏則遠在天邊，臺灣怎麼會牽扯進漢藏或藏中的關係當中，這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和臺灣的壓迫有關。

一九九八年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與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Clinton）會面時，則就藏中雙邊談判的展開，提出了前提要件，此即「達賴必須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聲明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藏中關係外第三者拉進來，要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省，實在是相當荒謬和惡毒的作法。因為臺灣的地位如何，並非藏中雙邊的實質問題，也與藏人

的現實生存利益無關，而藏人也更無權置喙或作成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圖謀，至少有兩個目的：一為分化臺藏關係，削弱臺灣對於流亡藏人的同情和支援；另一則為造成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可為政治利益出賣臺灣對其信任的印象，徹底摧毀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威信。這則也讓我們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理與梵蒂岡城國外外交關係的個案，同樣也是要求天主教教廷先行斷絕與臺灣的外交關係，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中國的承認轉移問題，實際上這則是一樁魔鬼的交易，要教宗在犧牲臺灣的決定中同時也付出道德的代價，在這一問題上，反而是臺灣從宗教的高度表達了體諒和理解的態度，因此中梵建交的障礙，主要為中國教區主教的任命權。同樣為世界級的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處境之艱辛無以復加，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魔鬼交易，始終拒絕出賣臺灣，所謂生死窮達不易其志，維護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道德底線，實在令人更加敬佩和感動。

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水相隔，馬英九總統於二〇〇八年就任之後，對於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乃不遺餘力，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臺觀光、自由旅行和留學，以及〈海岸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簽訂，進一步擴大兩岸的經濟貿易往來密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使臺灣人民在現實生活環境中感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兩岸關係的和解，固然是大多數臺灣人民所樂見者，但臺灣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立場上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而倒退，卻是讓人感到不忍和不值的。就此而言，臺灣人民更需要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這樣的精神領袖的引領，堅定信念，保持樂觀。我們感謝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在臺灣二〇〇九年八八風災災後重建後，不辭千里，前來臺灣撫慰民心的慈悲和盛情，但我們也看到了馬英九總統在拒絕接見尊者一事上所表現出來的畏葸和怯懦，令全體臺灣人民深感慚愧。〈中華民國憲法〉明文保障西藏民族自治，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蔣中正總統更發表〈告西藏同胞書〉，宣示支援西藏民族自決，此後以降至李登輝、陳水扁歷任臺灣總統，均持此一立場處理西藏政策，而卻在馬英九甫上任，出現大倒退，指中華民國只尊重西藏自治，不支援西藏獨立，與蔣中正對於西藏前途的開放態度，截然不同。中華民國早已退出中國大陸而臺灣化，我們不知道臺灣人的總統究竟是憑哪一點有資格對西藏民族的前途問題做出主張的？你只能尊重西藏民族的自決，並對西藏民族的決定給予祝福。按照馬英九的邏輯，如果西藏不能自決獨立，我們則懷疑他是否也主張臺灣人民有權自決前途。站在人權的高度，沒有人有權力要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人民

必須安於現狀的，抵抗權是人民最後的防線，一百年前，中國各省和各民族可以從大清帝國和洪憲帝國宣佈獨立，為什麼二十一世紀被壓迫的中國人民不可以。

流亡藏人開出了民主，這是真正的自我統治，西藏流亡政府主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實施名副其實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自然絕非現在受到中共黨國殖民宰製下的虛偽自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以流亡民主，為日後的西藏培養統治人才，確是用心良苦。而如果西藏民族可以實施民主自治，漢族則更沒有理由說做不到，臺灣不就如此嗎？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了實現中間道路，為了藏漢民族的友好共處，更對藏人一再諄諄教誨，不要仇恨漢人，因為漢人所受到的壓迫，不會少於藏人。一切的問題都出在黨國專制，以及中共黨國對漢民族主義的綁架。而無論無何，未來自由的西藏，仍然要和漢人做鄰居。臺灣有許多政客以歧視和敵視中國人民與中國文化的方式，來強化臺灣的主體性和認同，無疑地是一種引鴆止渴的作法，這對於兩岸和平和和解非但沒有好處，還可能使民主轉型後的中國，在臺灣議題上，因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結合，而成為臺灣的敵國。在中國民主化的條件還未成就前，中國大陸人民沒有機會擺脫中共的洗腦控制，因而是無法對其有所期待的，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則會反過來，從他所能影響的變數先控制好，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以宗教情懷投入教化流亡藏人，以功德迴向漢人，這一精神與悲懷是值得所有的臺灣人來學習的。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醜化，甚至以「魔鬼」和「豺狼」來侮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許多漢人沒有機會認識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他的中間道路。臺灣是西藏流亡政府向全球華人世界特別是中國大陸進行政策傳播的最好陣地，這裡不乏自由的公正媒體、不受政府遮罩的網際網路，不受檢查的出版自由，普遍同情西藏的人民，還有活躍的支援西藏團體臺灣圖博之友會和臺灣漢藏友好協會，以及無數熱情的志工。當兩岸交流越加密切，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民來臺，臺灣就可以成為向中國大陸傳播自由訊息的第一線廣播站，只要來臺的大陸人受到啟蒙，有所會疑，他們就能成為自由的載體，把自由的訊息和事實的真相帶回中國大陸。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處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在臺灣的工作十分積極與顯著，使許多臺灣人認識西藏和支援西藏，其工作成效深受臺灣各界肯定。惟從西藏流亡政府的施政績效角度來看，如果將臺灣視為對中國宣傳和推展公共關係的主戰場，則在臺灣工作的財力和人力，其實還可以再提高供應的幅度。同樣道理，臺灣之於中國民主運動，也具有同樣的戰略地位。而西藏自由運動和中國民主運動則也可以回

饋臺灣社會以更具洞見的中國大陸社會資訊和觀點，召喚漢藏和中國各族人民，成為臺灣民主自由與反共反專制的同盟者與保衛者，使臺灣得以因應和抵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滲透和侵略，並進而得以鼓舞著漢藏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心與希望。

本文整理增訂自作者在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於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假華盛頓市福朋喜來登（Four Points By Sheraton）酒店舉辦《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研討會《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建設》場次之發言稿）作者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董事・臺灣圖博之友會監事・民國一〇〇年七月二十日五時二十分於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職務宿舍

達賴喇嘛感召， 美國人以佛法面對911

美國之音8月28日報道：今年是911事件十周年，美國各界都以不同方式紀念。受到達賴喇嘛的精神感召，一群美國人與幸存者也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活動，以佛法來面對911悲劇。

這個名為“911十周年：和平、慈悲與寬恕”的活動，即將於9月10號以及11號兩天，在華盛頓的伍裏馬摩斯戲院（Woolly Mammoth Theatre）舉辦。這個活動的組織者加布裏埃爾・瑞爾拉（Gabriel Riera）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談論此活動的緣起。

從愛出發，以佛法面對

瑞爾拉說，這個紀念活動，其實是“佛陀影展”（BuddhaFest）的一部分；佛陀影展是華盛頓地區每年一度的活動，除了播映與佛教教義相關的影片，也邀請許多僧侶、喇嘛與學者進行佛法的研討會。

瑞爾拉說，今年舉辦911紀念活動，是受到達賴喇嘛的啟發。他說：“在2001年9月11號，達賴喇嘛尊者發佈了一項聲明，在當中他說，這正是在最高層次上，展現何謂真我的時刻。他說，對於發生的事情，有兩種可能的反應，其中一種源自於愛，另外一種來自於恐懼。如果我們的反應來自於恐懼，我們可能會驚慌，作出的事情將招致苦果。如果是源自愛，即使我們向他人提供解脫與力量的時候，自己也能得到解脫與力量。”

瑞爾拉說，在遭受911攻擊的首都華盛頓，舉辦這樣的活動，格外有意義：“尤其在我們國家的首都，我們想要營造一個空間與環境，在這911十周年的紀念之時，回首檢視，並且記住那些苦，同時對亡者致上

崇高敬意，無論是在911攻擊當中往生的人們，或是在隨之而來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當中喪生或受傷的人們。”

911母親與幸存者的見證

瑞爾拉介紹，在兩天的活動當中，會有多位喇嘛、上師、學者等，教導如何以佛法來面對和療愈911的悲劇和創傷，並且尋找內心安寧。同時也會播放相關影片，如關注911受難母親的電影“寬恕的力量”。影片當中並融合不同宗教，除了佛教，也透過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看看這些“911母親”是如何找到心靈的平安。

瑞爾拉表示，在9月11號當天早上10點，將舉辦“慈悲冥想”（Metta Meditation）活動。他說：“星期天早晨，也就是911正式的周年紀念當天，活動將由祈福儀典開始。我們將會有慈悲冥想，專注在敞開心房，並且對於你自己，周遭的人，以及全世界，啟發善念與善心。所以我們將會花些時間，產生這些和平與慈悲的能量。”

冥想會之後，並且有一位911幸存者史蒂夫・筭帕拉（Steve Zapalla），將分享他過去十年來的心路歷程。瑞爾拉說：“他是五角大樓的幸存者，他將第一次公開講述他的個人經驗。那經驗對他非常重要，因為那帶來一連串的事件，最後讓他得到覺悟，現在他已經成為佛教徒。”

除了上述的活動，星期天晚上將由知名心靈和瑜珈夫妻檔音樂組合米拉白・謝巴（Mirabai Ceiba）的音樂會畫下句點。

瑞爾拉表示，已經確定兩天都參加的與會者有700多人，參加者來自各種宗教背景，另外還有許多人是僅參加幾場特定活動。他們明年依舊會繼續舉辦“佛陀影展”，而對於911的紀念活動也會持續下去。

簡訊

爲了抗議中共政府強權高壓統治西藏，禁止藏人慶祝達賴喇嘛尊者誕辰日，位於西藏康區甘孜州道孚縣境內的一名僧人于8月15日上午自焚身亡，終年29歲。

西藏康區道孚縣娘次圖桑達傑林寺僧人次旺諾布在道孚縣政府門口散發寫有“西藏無自由”、“西藏要自由”、“允許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的傳單後，身上灑下大量汽油，在道孚縣大橋附近，高呼“允許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要人權”等口號，抗議中共高壓統治西藏進行點火自焚後身亡，娘次寺僧衆隨即將這名僧人的遺體用黃色哈達裹住後帶走，但當局已部署重兵，目前道孚縣很多民衆已湧入娘次寺正與中共軍警對峙，局勢進一步惡化當中。

陳維健：我們與達賴喇嘛同在

今年七月六日，是達賴喇嘛尊者七十六歲生日，這是達賴喇嘛辭去西藏世襲領導地位後首次生日慶祝。達賴喇嘛生日是藏人祈禱達賴喇嘛的日子，他們最大的心原就是讓達賴喇嘛回去，回到他念茲在茲的故鄉西藏，特別是達賴喇嘛全身退出政治領導的今天。

今年五月十一日，在“墨爾本尊者與華人見面會”上，漢人歌唱團為尊者用藏語演唱了“宗喀巴大師祈禱文”。在悠揚的口琴伴奏下，一句一句的經文在緩慢的節奏中從歌詠者的心中流出：

**“無緣悲藏觀世音
無垢智王妙吉祥
鎮伏群魔秘密主
雪域頂嚴宗喀巴
善慧稱前誠祈禱”**

詠者虔誠，雙手合在胸前，五句偈頌，三位本尊在他們心中輪回稱頌，樂聲柔和恬遠，經文莊嚴深沉，典雅的廟堂之音在人世的會場流淌，象清泉甘露流進了與會者的心靈。“祈禱文”祈請大慈大悲的本尊菩薩開智降魔，祝福達賴喇嘛，祈禱他老人家能早日回到家鄉。隨著音樂聲起，坐在臺上的尊者被深深地打動了，讓他老人家感動的，不僅僅是這樂曲偈誦來自漢族兄弟姐妹，更是來自於那遙遠的故鄉和他依稀的童年時光，他雙手合十，絳紅色佛袍裹著的身體在樂聲中搖動，他雙眼輕合，抿嘴含笑，滿臉光明，象躺在母親懷抱中的嬰兒，他那顆赤子之心已沈浸在夢鄉，那雪域高原上飄動的經幡，那寺院的晨鍾暮鼓，那轉著經筒的老人，那一步一叩的朝聖者，原野上放著牛羊的孩子，打著酥油茶的婦女，揮鞭騎馬的漢子。唱頌隨著琴聲漸輕漸遠，整個會場寧靜安息，象一池微風吹皺的湖水，停息後的皎潔如鏡，良久，他慢慢睜開了眼，連聲用中文說“謝謝！謝謝！太感謝了，這是我孩提時代每天都要聽好幾遍的唱誦。

那天，我坐在前排，達賴喇嘛的尊容近在咫尺，看著他沈浸在故鄉思念中，凡人般的情態可掬，當佛音響起來的時候，我心中生出無限的感慨，我心中明白，一個在海外流浪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他想回家了，

他真的想回家了，回到他夢魂縈繞的家鄉。五十多年前，一個剛涉世不久的少年，馱著一個民族的災難，翻過了那座山，再也沒有回去。半個多世紀來，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他以慈悲喜舍，四無量心，安樂眾生，祈求和平，撫慰災民，拯救環境，他的聲音成了當代人類的福音，他得到了這個世界所能給予的全部榮耀。然而，他家鄉的人民依然在遭受著痛苦，民族的文化正在消亡，滋養民族的雪山、河流、草原在退化，他多麼想在他有生之年，回到故鄉撫慰父老鄉親們痛苦的心靈，讓他們離苦得樂，讓民族文化再繼興旺，讓雪山、河流、草原生機勃發。這樣一種行原回響，隨著他的老去越來越折磨著他的心。當他聽到“宗巴喀大師祈禱文”時，他的心回到故鄉的同時，更感念宗喀巴大師，祈請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金剛手菩薩三位本尊，為藏民族“開智降魔”。

宗巴喀大師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開山大師，在西藏民間有著這樣的傳說：“一個叫白哈爾的魔鬼以擾民為生，有一個大喇嘛為村民們降魔，那魔看到身邊瞬間都是護法神和金剛手菩薩，他感到害怕跪求大喇嘛放他一條生路，喇嘛說只要你從此不擾民，我就可以放過你。魔說我是作崇人來生存的，如果不能侵擾人，我將不能生存。那麼能不能不侵擾誦持“宗喀巴大師祈禱文”的人。魔說整個康藏幾乎沒有不誦持宗喀巴大師祈禱文的人。那麼可不可以不侵擾每天誦持一百零八遍的人。魔諾然”。對於藏民族來說，中共就是那個以侵擾他人為生的白哈爾魔，只有祈禱宗喀巴大師祈禱文，來阻斷魔的侵擾。作為一個全民信佛的民族，他們在這個世界唯有的力量就是信仰的力量。祈禱文不但打動人們的心，也給人們帶來了智慧力量。

一個尊者與華人的見面會，以一首藏民族的祈禱文，感動了達賴喇嘛，也感動了在場的華人與會者。這樣的安排浸透了“墨爾本漢藏協會”對尊者的一份款款深情。讓達賴喇嘛回到自己的故鄉，不但是藏人的心，也是漢人的心。當佛音響起來，當達賴喇嘛生日到來時，我心中明白，我們已與達賴喇嘛同在。

[博訊首發]

德國之聲記者秦戈拉薩見聞錄

(1)不可言說的"國家機密"

中國共產黨90歲生日剛剛過去，中國又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另一大慶祝活動：“和平解放西藏60年”。德國之聲記者秦戈正在西藏旅遊，為大家發來他的見聞錄。

藏區插遍五星紅旗

從北京西客站出發的火車T27緩緩地駛上了青藏高原--世界的屋脊。鐵路兩旁，廣袤的高山草甸和成群的犏牛和綿羊慢慢延展而去。不時飛入眼簾的，是一面面嶄新、鮮豔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

從6月份開始，藏區幾乎所有建築上都插上了五星紅旗。從唐古喇山山口的牧區農莊、遷徙的帳篷，到通往林芝、藏南各區的公路兩邊的各個單位，和一幢幢由各地政府援建的藏式新居。在每一條巨大的紅色橫幅“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旁邊，是同樣字體的“慶祝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

青藏鐵路--這條被稱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線，於五年前建成通車。它使鐵軌從青海格爾木延伸到西藏首府拉薩，也將西藏更緊密地聯絡於中國的交通版圖。據官方報道，青藏鐵路的開通，使西藏每年增加100萬遊客，“拉近”了青藏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聯繫。不過，這條鐵路也引發外界爭議：西藏只有270萬人口，青藏鐵路的運載能力遠遠超出了人口的需要。

的確，與中國所有火車站不同，偌大的拉薩火車站空空蕩蕩，人群稀落。一出站，與內地不同的緊張氣氛也撲面而來。廣場上幾個荷槍大兵遠遠地擺手：不要停留，走到欄杆外面去！上下火車的乘客，幾乎是清一色的漢族遊客和商人。這條鐵路無疑更便捷了他們進藏觀光、淘寶和經商。而對於生活簡單、自給自足的藏人而言，他們需要走出西藏嗎？又能去往哪里呢？

慶典-不可言的"國家機密"

也是從6月份開始，外國遊客便不被允許進入西藏，這將一直持續到7月底。理由是即將舉行的“慶祝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慶典，儘管歷史記錄的解放西藏日期是1951年5月23日，即中央政府與西藏代表團簽訂“十

七條協定”的日子。

拉薩內外，人們口口相傳，下一任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親赴西藏主持慶典，但是到底在哪一天，“誰也不知道”。連那些參加慶典演出的藏族小姑娘們，她們中甚至有來自墨脫縣（中國最後一個不通車的縣城），不辭勞苦、長途跋涉來到拉薩，也對“大慶典正式演出”日期一無所知。在7月13日晚上，她們參加了第一次彩排。

哪一天慶祝和平解放西藏？這真是個“國家機密”。儘管如此，7月初以來，布達拉宮前臨時搭建的氣勢恢弘的舞臺和燈柱在一天天完善，各地來的聯歡群眾、演員入住拉薩各大旅館並參加彩排，7月14日起限制外地車輛進入拉薩，7月15日起關閉布達拉宮，這一切無疑泄露了天機。一周之內，也就是7月20日前後，一場轟轟烈烈的“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慶典將在布達拉宮前拉開序幕。

軍管下的八廓街

這個國家秘密，也讓一向敏感的藏區安保變得更為嚴密，如烏雲壓境。如此充滿神秘主義的政治氣氛，幾乎與90年前，法國著名藏學家大衛·妮兒(Alexandra David Neel)進藏時感受到的窒息與壓抑，沒有多大變化。

在拉薩市的各條街巷，到處可見身著各種制服的警察、武警、特警、輔警、民兵、保安，他們輪番站崗，24小時巡邏。其中不乏藏族警察和保安，配合維持治安。人群中也摻雜著身形矯健、眼神犀利的便衣野戰軍，武裝巡邏軍車間或駛過街頭，其中一支部隊是不久前才調來擔負拱衛京畿任務的精銳武警機動師。

在人頭湧動的北京中路，一個行色匆匆的喇嘛被巡警截住，查驗身份證件，並詢問來拉薩目的。自從去年四川甘孜、阿壩藏區僧侶騷亂以來，僧侶也成為警察的重點查防物件。在藏人聚集的大昭寺、小昭寺附近的八廓街地區，以及拉薩周邊寺廟，軍警密度尤其驚人。人口僅52萬的拉薩市，成為中國警民比例最高的城市。荷槍實彈的軍警重重把守，狙擊手控制了制高點，監視電子眼高懸在每一條小巷。

而一到晚上，白天人群如梭的大昭寺、大昭寺一帶被關閉路燈。街巷裏人影憧憧，恍若鬼城。遊客們也

一再被忠告，不要在夜間在舊城區滯留，似乎危險無所不在。

與如臨大敵的戒備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藏族信徒依然一臉虔誠和平和，搖著轉經筒穿行在八廓街的朝拜人群中，在大昭寺前五體投地磕頭而行。武力在他們眼裏，視而不見。而八廓街的拉薩市民似乎也習慣了軍警的監視。遍佈老城的傳統茶館裏，藏人們慢慢品嚐著甜茶和藏面，繼續他們的日常生活、公共交際，仿佛街道上緊張的一切，與他們無關。這表面的緊張和平靜，似乎都在等待著某種釋放。就像一名當地官員道出的隱憂："這裏面，暗流湧動。"

(2)難以跨越的民族鴻溝

安詳的城市，良好的交通

穿過繁華商業區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年輕的漢族女子在大聲打電話。女子用濃重的川音，旁若無人的與朋友煲電話粥，內容是剛發了5000元大慶特殊補貼，不過這點錢實在不算什麼，請幾次客就用完了。大聲"炫富"的女公務員身旁，是眾多靜默的藏族乘客。他們聽懂了嗎？或者這一切也跟他們無關？

市區面積不大的拉薩市，公交發展較好。公共汽車雖然速度不快，但因票價低廉且線路多，為普通市民提供了很多便利。公交司機和售票員多為藏族人，藏漢雙語服務。一有老少乘客上車，總能得到及時的禮讓和照顧。

賓士在拉薩街頭的藍白色計程車頗引人注目。這兩年，一大批外型氣派、內座寬敞的中華駿捷轎車投入使用，這使得拉薩的計程車服務即使與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比，也毫不遜色。

與計程車的"中華"風景線相映的，是拉薩街頭各種豪華越野車，其數量之多、比例之高，令人驚訝。入夜之後，連小巷裏也停滿了豐田4500，家用轎車卻不多見。一位在拉薩工作的朋友說，拉薩市民的平均收入仍然不高，市內轎車用處不大，人們在拉薩街頭看到的豪華越野車，除部分服務於高原旅遊外，絕大多數仍為政府採購。

族群之間的可見鴻溝

得益於民族問題敏感和謹慎對待，拉薩大概是中國唯一一座老城區得以保護的省會城市。以大、小昭寺為軸心的拉薩老城仍然保存完好，倖免於拆遷改造之禍，保留了拉薩傳統的街區共同體，也保持了拉薩市民的傳統文化。

傳統的藏式大雜院沿著狹窄街道組成街區，大人們圍著院子中央的水龍頭洗衣洗菜，孩子們則在院子裏一

起嬉戲，共同長大，街坊鄰裏招呼而過。遍佈城區的眾多小茶館裏，人們結朋會友，喝茶闊論。與一百年前的拉薩相比，這一情景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稍不同的是，政府近年大力投入新增了鋪道石、排汗管線、街區公共廁所，藏人隨地便溺的現象也逐漸減少。

然而，拉薩市區涇渭分明的族裔聚居情況，說明瞭至今民族間的隔閡依然真實可見。布達拉宮以西，是各地機關、軍區駐地；附近新建的現代高層樓盤，面向拉薩的漢族中產階級。而大、小昭寺之間的老城區仍屬於藏人的絕對領地。在八廓街東側，圍繞清真寺是一片規模甚大的回民區。這也是帶槍武警們的巡邏重點。據說，當地藏人對經商為主、排外嚴重的回民的不滿，較之漢人更甚。兩者之間，星星點點一些四川、青海過來的漢人的店鋪，以經營小餐館、食品、服裝店為主。

談起2008年的"3·14"，一位在拉薩北京中路經營十多年餐館的重慶老闆至今心有餘悸："你看對面那個旅館的外牆，至今還是黑的，大火的痕迹還在。這一帶鬧得最厲害。幸好我當初及早關門逃掉，一些東西也被燒掉，還好不大值錢。"

對藏人街區恐懼，這在另一位計程車司機身上也得到印證。這位河南籍司機硬是拒絕將車開進老城區的巷子，理由是："巷子太窄，進去了不好出來……而且巷子太深，我們一般都不敢進去。"

即使是工作多年的漢族幹部，若不是出於工作需要，也很少深入藏人聚居區。在他們看來，那裏隱藏著某種未知的危險，連偶爾開車穿過也如驚弓之鳥。他們說："西藏很複雜。你是沒碰到，我看了太多的內參報告……"

不被感恩的融合？

在拉薩開往林芝、山南等地的公路兩旁，一座座新建的兩層小樓不時地映入眼簾。這些仿藏式民居樣式統一，屋頂上高揚著五星紅旗。這是西藏地區的"洗腳上樓"，面向藏區牧民。目的是，讓原來習慣遷徙的牧民，逐漸安定下來，轉變成定居農民。

這個模式的靈感，似乎借鑒於林芝的樣板村--阿沛新村。2001年，在林芝的援藏對接省份--福建省耗資300多萬援助下，原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位於山溝的老家28戶村民，被集體遷移到318國道邊上落戶。如今，在政府的關懷下，村民們在嶄新、漂亮的新居養豬種菜，兼帶被旅遊，一副安居樂業、其樂融融的和諧景象。阿沛新村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參觀阿沛新村，成了眾多林芝旅遊團的經典欄目之一。

據新近的《西藏日報》，僅山南地區，今年上半年，就由內地的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共投資9368萬元人民幣，用於28個村落的改造。此外，村莊內外還隨處

可見新發放的東方紅200P拖拉機，輔助耕作。若用中國老百姓的標準，如今的藏民，已經趕超內地，提前奔入了“有房、有車”的小康生活。

然而，讓藏民們告別帳篷、住上“別墅”，他們就會感恩嗎？當地人透露，這樣的政績工程雖然外表光鮮，但實際效果可疑。藏民們對於他們並不需要的東西，並不感恩。很多新房裏可能空空如也，不少藏民未必有錢添置家具。即使在拉薩老城，儘管低保額度遠遠高於內地1、2倍，仍有不少居民買不起酥油、數月吃不上犏牛肉，掙紮在貧困線下。

在西藏工作近20年的某援藏幹部，對漢藏文化融合表示悲觀。私下裏，他認為：漢藏之間存在太多的文化差異和宗教認知。在中央集權的框架下，消除漢藏間隔閡的唯一可能，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藏族逐漸被同化、“被漢化”。

(3) “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以藏治藏模式

中國共產黨90歲生日剛剛過去，中國又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另一大慶祝活動：“和平解放西藏60年”。德國之聲記者秦戈正在西藏旅遊，為大家發來他的見聞錄。

不被理解的宗教信仰

每天，大昭寺裏人頭攢動，來自藏區各地的朝聖者絡繹不絕。人們說，沒有大昭寺，就沒有拉薩。大昭寺才是拉薩城的跳動的心臟。

朝聖者們捧著哈達，提著酥油壺，口裏默念經文，一步一步靠近心中的神。他們的身體緊緊挨著，蛇形的隊伍密不透風，在酥油香氣氤氳繚漫的昏暗大殿裏，宛如一道人體鑄成的銅牆鐵壁，靜默而有序地挪動著。

看起來這是最自然的宗教活動，然而在信奉無神論的漢族幹部眼裏，這副場景卻觸目驚心。一方面，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藏族幹部參加宗教活動，將一切民族隔閡歸咎於境外的十四世達賴。在舉行“慶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慶典前夕，當地《西藏日報》已經連續發表30多篇文章大批判式的社論，嚴詞譴責達賴集團的分裂用意。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出鉅資補貼僧人、翻修寺廟、修造靈塔，就像中央政府來始終標榜的，中央政府與內地過去60年一直無償支援西藏，每年財政補貼數百億計。

然而要換得藏人的內心歸順，效果甚微。有漢族幹部抱怨，現在年輕藏民的思想更複雜，他們不像老一代藏人，還曾經歷過60年前喇嘛統治的苦難。讓幹部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藏民的心裏，感恩的物件永遠是那些被供奉的菩薩？

逐漸被邊緣化的藏文化

另一方面，長期推行漢化教育的效果也在逐漸顯現。

在八廓街一家書店裏，18歲藏族青年紮西（化名）用流利標準的漢語，主動和顧客搭話。作為書店經理引以為豪的兒子，紮西從小成績突出，被錄取進“藏族班”，嵌入內地的普通中學接受漢式教育。

在初中階段，紮西和藏族同學們還上藏語課；等到轉到另一個省份上高中後，就接受漢式普通高中教育，藏語課取消了。藏文分數也不計入最後的高考。問到平時看不看藏文書，紮西說，“看，主要是歷史類的，因為我關心我們民族的過去。”

但是全拉薩的藏文書店屈指可數。在北京中路一家藏文書店裏，陳列的藏文書籍不到二百種。除了藏漢詞典、藏英詞典外，最顯眼的是藏文版的中國偉人傳系列，鄧小平、魯迅傳被擺在最前面。

藏文書店裏沒有報刊、雜誌，也沒有藏文報刊。對此，藏文書店店員低聲解釋道：“藏文雜誌，我們不允許賣的。”即使在拉薩最繁華的市中心街道兩旁，也沒有內地城市常見的報刊亭，絲毫感受不到內地的媒體文化。

進入國家體制，藏族青年的范式道路在剛剛結束的高考中，紮西成功考上上海一所高校，專業是行政管理，“因為將來還是要回西藏工作的嘛。”

--“想象過將來做什麼工作呢？”紮西有些靦腆地笑了：“可能會去政府工作，當公務員。”

像紮西這樣，憧憬當一名公務員，這在中國國進民退的趨勢下，不僅是眾多內地青年的理想職業，更是許多西藏人的首選志願。原因是，西藏的經濟產業單調，就業面狹窄。而在政府部門工作，意味著有一份穩定、體面的收入。此外，因為有豐厚的特區津貼，西藏公務員待遇在全國比也是高的。

但是，進入政府體制的藏族幹部，必須接受一定的體制制約，最突出的，宗教信仰。原則上，公務員不允許公開參加宗教活動，如轉經，膜拜等。這也使許多篤信宗教的藏族幹部，內心充滿掙紮。

對此，18歲的藏族青年紮西表示自己“宗教信仰當然從小就有，也不會放棄”，但對未來進入體制後如何取捨，躊躇滿志的他似乎還沒有考慮這麼多。

以藏治藏

無論紮西是否明白，從被送到內地藏族班的那一刻起，他就和無數同齡人共同被挑選進入了一個“以藏治藏”的軌道。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便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把一些優秀的藏族子弟選送到內地上漢語中學，而後升入全國重點高等院校，多學習

中共黨史、行政管理等政務專業，學成後再送回西藏自治區政府部門，逐步培養成為自治區的藏族幹部精英。

現在，藏區黨政機關已經有越來越多這樣的藏族"海歸"--或者用"漢歸"可能更準確。而18歲的紮西則是他們的後繼者。

據一位漢族幹部介紹，西藏黨政機關更樂於優先"安排"藏人，對於過去的貴族家庭來說，進入政府機關門檻甚低。符合條件的藏人被錄取比例高，公務員考試難度也比內地低很多。比如西藏唯一的大學--西藏大學，每年畢業生約1萬名，而面向他們的公務員名額多達7000個。在輕視手工、機械的文化傳統下，政府部門不僅成為藏人大學生的最大雇傭者，也是藏族的最大單一雇傭部門。與喇嘛統治時代相比，藏族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龐大階層：藏族官僚。

這些逐漸壯大的無神論的、漢化的藏族官僚，正在充當統治佛教徒的藏族民衆的合作代理人（Co-Agent）。然而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雖然藏族享有名義上的自治權，但在自治區內的任何層級漢族幹部總是充任著黨的領導，通過執政黨的嚴密體制牢牢控制著藏族幹部的行動、思想和決策。

儘管如此，與其他自治區如新疆相比，因為地理、生理、語言和宗教的特殊性，藏族官僚的規模增長佔有絕對優勢。於是，一個"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的以藏治藏模式已然形成。

作者：秦戈
責編：文山

隆重舉行新首席噶倫 宣誓就職典禮

西藏之頁8月8日報導：8月8日上午，藏人行政中央第三屆民選首席噶倫（噶倫赤巴）洛桑森格宣誓就職儀式在達然薩拉隆重舉行。達賴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倫、各部噶倫、人民議會代表、大法官、第十七世噶瑪巴吾金赤列多傑、各國嘉賓以及達然薩拉的流亡藏人等出席了典禮。典禮開始後，藏人行政中央歌劇院演員們奏起國歌，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在嘹亮的國歌聲中緩緩升起西藏國旗。9時9分9秒，洛桑森格先生在西藏人民最高法院大法官前正式宣誓就職，並在宣誓簿上簽名，隨即，前任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發言並把噶廈璽印移交給新任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博士。9時20分，最高法院大法官、議會議長、前任首席噶倫、噶廈秘書長（所有公務員代表）向新任首席噶倫赤巴洛桑森格敬獻潔白哈達祝賀。

洛桑森格：

藏人不斷抗議是處於被逼

【挪威西藏之聲7月21日報導】新當選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洛桑森格於本周二（19日）在紐約亞洲協會發言時強調，藏人對中共政府的高壓統治深感不滿，人們處於被逼無奈，才陸續開展各種抗議活動。

據新唐人電視消息，即將在8月份上任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洛桑森格在紐約亞洲協會談到，如果中共政府能按照已有的法律行事，藏人就獲得自治。洛桑森格在座談中再次闡明，藏人要求的不是獨立，而是自治。

他說：“藏人代表送給北京有關藏人尋求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中寫明，如果中國政府執行自己的法律和憲法，包括1984年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把從前保證的都兌現，這就算給藏人自治了。”

洛桑森格還表示，過去在拉薩大昭寺，人們去朝拜文成公主從中國帶去的佛像。而今天的大昭寺佈滿持槍軍警、便衣，屋頂有狙擊手、監視器。中共佔領西藏60年後，習進平在層層軍警的嚴密把持下進藏參加慶祝活動，不許遊客進入，其實是變相戒嚴。說明中共對西藏的政策是失敗的。

洛桑森格說：“人們對壓迫相當不滿。上街抗議，成百成百的人被關押。200多人被殺。”

洛桑森格表示，在中國進行抗議被打死的風險是很高的。之所以還有接連不斷的抗議，是因為人們沒有出路。

洛桑森格說：“信仰是心的歸宿和一種信念。作為藏人，我們的心和信念和達賴喇嘛在一起。”

至於西藏流亡政府的稱呼問題上，洛桑森格表示，他本人不能這麼稱呼，因為有政治與法律敏感度。但是，他又強調藏人行政中央具備政府職能，有7個部門，467位官員，與其他的政府沒有不同。

達賴喇嘛尊者為東南 亞信眾弘法

西藏之頁8月30日報導：在東南亞信眾的請願下，達賴喇嘛尊者在達然薩拉大乘法苑向信眾講授佛法。

達賴喇嘛尊者本次弘法會主要為專程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的300餘名東南亞信眾。

另外還有1000多名長短期居住在達然薩拉的外國信徒及遊客，以及居住在達然薩拉附近的流亡藏人，共5000多名信眾沐浴了達賴喇嘛尊者的佛法甘露。

達賴喇嘛尊者在法會期間講授了由寂天菩薩所著的《入菩薩行論》，達賴喇嘛官方中文網站以網絡直播的方式，全程直播法會活動並用中文同步翻譯。

蘇曉康：生態源、冰川與滅絕

博訊首發

我對佛教，完全是一個門外漢。達賴喇嘛從佛教講環保，很智慧，讓我傾倒。一方面他說，環保跟宗教、倫理或道德無關，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環保則是生存底線，因為跟大自然為敵，人類無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強調環保需要倫理和信仰，因為人類的貪婪，即佛教所稱的“三毒”貪嗔癡，才是大自然的災難根源。

中國的“經濟起飛”，僅僅十年，環境全面惡化，生態托架迸裂，正符合達賴喇嘛的第一句話。黃尚路說，1970年她隨父親黃萬裏下放鄱陽湖畔的幹校，一日傍晚父女倆大堤散步，感歎眼前鄱陽湖的景色，黃萬裏隨口吟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的名句寫於西元675年，離1970年是一千三百年，卻景色相去不遠。但是僅僅四十年後，今天鄱陽湖幾乎乾枯了。這麼一個細節，讓人知道中國“經濟奇跡”的破壞力有多大。

王維洛說，今年長江中下游缺水厲害，尤其湖北，洪湖水只剩幾十釐米深，根本原因是湖北省承擔了中國兩個最大的工程——三峽和南水北調，兩個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調一條引水幹渠要打破700多條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給切壞。這個缺德工程，就是江澤民要辦“零八奧運”，向北京供水十億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馬。

湖北這個例子，可稱是一個“聚焦點”。第一，它是華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個縮影：黃河河道萎縮，九七年斷流226天，三百天無水入海；長江十年之內將變成“第二條黃河”；全國七大水系皆污染嚴重；五大湖湖容劇減，水質污染；近海赤潮頻發，渤海魚資源告罄，已是“空海”。第二，它又“超級工程”（megaprojects）的另一個縮影。“凱迪網”出現過一個“中國超級工程一覽目錄”，那個帖子的題目叫“讓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106項，除了南水北調，還有西電東送、西氣東送、高速公路的“五縱七橫”、光纖電纜的“八橫八縱”等等，典型反映今天中國那種肆無忌憚折騰大自然的靡費無度，玩大自然近似小孩玩積木、在海灘堆沙，可說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從未有過的好大喜功的狂熱。

所以，這又應了達賴喇嘛的第二段話，沒有克服貪婪的精神資源，環保是一句空話。甚至，中國即使有了民主制度，而多數人要求過上“第一世界的生活標準”，那麼政府就會把“資源高消耗型”發展模式繼續搞下去。

國內環保界和學人也在研究、呼籲。他們反省華夏歷史上的經濟開放模式，稱之為“吃祖宗飯，奪子孫路”的路子，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黃土高原，在《禹貢》土壤分類的等級中被載為“上上一等”，曾經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經過上千年掠奪式的開發，成為一片荒山禿嶺，水土流失嚴重，大量泥沙被沖進黃河，形成了世界罕見的“懸河”。雲貴高原是另一個例子，古代被視為“瘟疫之鄉”，反而逃過了過度開放，成為中國唯一幸存的熱帶雨林，物種驚人得豐

富，但是明清之際，大量人口遷入，開山墾荒，亂砍濫伐，把原始森林毀為農田，森林覆蓋率下降34%，許多地方都成了童山禿嶺。

今天在“西部大開發”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態也開始面臨劫難。西藏是“地球第三極”，是北半球氣候“調節區”和“啟動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態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許多河湖水源的補給來源，東流有長江、黃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等。長江發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綠家園召集人汪永晨說她九八年去，那裏還是“高原草甸，滾滾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後再去，冰川已經全部消失，“很多長江源的支流已經完全乾涸了，一點水都沒有”。另據報道，黃河源區，青海瑪多“三江源區”的四千多個湖泊，90%以上已經乾涸。

雅魯藏布江據說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發電潛能的兩條河流之一，但攔截此江，便如同摧毀西藏高原極脆弱的生態系統。在雅魯藏布大峽穀那個著名的“大拐彎”處，中國正計劃興建三十八億瓦特的水電站。

西藏高原的兩側，各有一個最古老的所謂大河文明，華夏和印度，兩邊都應當拜西藏雪山為“養育父母”，中國倫理講究“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恰好相反。這裏有兩個層次的隱喻：在生態的含義上，破壞西藏的生態，意味著摧毀我們自己生態的源頭；在精神的含義上，藏傳佛教蘊含的巨大資源，尤其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從中提升出來的普世價值，可以接濟我們的文明缺失，我們卻正在下手把它滅絕。這也正好應了《孟子》裏的一句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洛杉磯加大的生物地理學家傑瑞特·戴蒙（Jared Diamond）寫了兩本很著名的書《槍炮、病菌和鋼鐵》、《崩潰》，他解釋環境崩潰使文明消失的所謂“崩潰的五點框架”，談到一個文明的資源消耗與環境的消長關係，他說只要一個社會不是徹底耗盡了環境資源，那麼當惡劣氣候引發資源枯竭時，它也能存活下來，否則這個社會就會崩潰。

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於“三峽大壩”這種“斷子絕孫”的缺德事，是很無奈的，比如李銳2004年給胡溫寫信再談“三峽”禍事，提到黃萬裏當年曾對他說，將來三峽出事，要在白帝城頭修廟，並用鑄鐵立三人跪像，中間一女，兩邊各一男：錢正英、張光鬥、李鵬。這當然也是一種中國傳統。中共不僅毀了中華民族的山河，更毀了這個民族的精神資源，中國還有純正的佛教嗎？我們恐怕需要再從西藏引進一次佛教，就像當然唐朝玄奘“西天取經”一樣。

（2011·7·10）



達賴喇嘛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



達賴喇嘛尊者訪問美國國會